

濟瀆

一在縣城西門內元至元志安興修稱

濟瀆行宮趙昶撰願碑存文見後金石志明萬

二十二年重修

國朝乾隆四十三年重修錢福照作記

一在縣東十五里南庄村不知何時建明萬曆二

九年重修

一在縣東二十里沈河鎮旁有龍池云與海相通
挑池每有應舊志云元至正十六年建稱為清
王廟郭伯顏撰廟碑存文見後金石志明萬曆
年重修蕭守身作記萬曆五年重修行嘉言作
一國朝康熙三十六年重修謝皇遷作記

據縣之有濟瀆廟因沈河在境上而作至此廟
沈河之傍則尤其非無因而建者

一在縣西十六里西號村不知何時建明萬曆戊
年重修

一在縣北十五里北號村不知何時建明萬曆
重修天啟二年重修

一在縣北十八里穀旦鎮不知何時建明嘉靖四

三年重修

城隍神廟在縣治西南明洪武三年同知韓進建至宏
治九年主簿張恕重修正德八年義民官耿墳增修
國朝順治二年復修康熙四十六年知縣張之紀重修
邑人湯哀作記乾隆三十五年重修邑人宋宜誠作記

龍神廟

一在縣城南門城圍內 關帝廟北偏舊志作金龍

大王廟云在下孟縣明崇禎間圯于河巡撫元默

屬知縣余宗重修後并圯今移祀城圍內即此廟

一在城西三十五里野皮鎮元至正建明正德間修

一在城西四十五里白坡鎮河岸上不知何時建下
臨峻湍不過數步聲如怒雷而廟貌亦極宏壯

按省志懷慶府龍神廟下載云雍正五年奉

旨京師塑像各省隨祀而在孟卽河神故祀事尤重焉
三皇廟在野戍鎮志云唐時建相傳卽晉河陽令潘
安仁官署故址云

商湯王廟

一在縣城內南門外呼爲南水廟不知何時建
明正德五年重修萬曆二十四年重修

一在縣城北門外建東道北縣人呼爲北水廟金
定年間建明正統三年重修萬曆二十九年重修

國朝康熙四十七年重修乾隆二十二年重修

一在縣東北五里上良渠村不知何時建

國朝康熙四年重修

一在縣東十里馬付庄元通祐四年建明宏治十年

重修萬曆二十一年重修

國朝康熙四十六年重修

一在縣東十八里官庄村不知何時建明隆慶十六

年重修

一在縣西四十里北陳村元至元七年建稱為有殷

烈祖廟元郝采麟撰廟碑存文見後金石志大德

八年重修明正德元年重修

一在縣西三十三里衡澗村明萬曆二十年建

一在縣西北五十里冶墻村元至正年間建明嘉靖

二十七年重修萬曆三十九年重修

一在縣西北十八里高崗之巔元至大元年建稱

爲有商烈祖聖帝廟杜天智撰廟碑存文見後金

石志今土人稱爲西湯王廟

一在縣北二十里禹寺鎮後崗之巔不知何時建明

成化八年郭文義等重修萬曆二十三年重修今

土人稱爲北湯王廟

漢光武帝廟在縣西南八里堤北頭村元至正三年

人李信建後沒于河改建于本村東北隅

關帝廟

一在縣城南街西

國朝乾隆四十二年邑令王畏城重修

詳見
紀典

一在縣南門城闕內不知何時建

國朝乾隆三年王允恭繪重修

一在縣城東北

國朝乾隆四十七年山西商人公建邑人楹以蔽作
記

晉河陽令潘安仁祠舊志云在野戍鎮明成化中知縣
孫芳移于今縣治南門外正德中知縣劉澄改建于
城南門內大街西何瑒撰記今據城南門內大街西

卽在唐韓文公廟內存側堂爲

國朝康熙間邑令張之紀修韓文公祠時并改建者乾隆己丑邑令牛聯奎修葺

明何碧重修潘侯安仁祠記

潘侯祠祀晉河陽令潘侯安仁也河陽今爲孟縣祠在縣城南門外縣令劉侯改建於門內大街之西從民欲也旣成儒學教諭徐先生及同寅諸生議紀成精於百以示久遠迺來徵言予惟記者記其事耳奚憒多言無乃有所感諷於其間故不憚煩耶古今令河陽者多矣安仁何以獨祠考之傳記殊無赫赫可紀之績第稱其好植桃李春花盛開與百姓嬉遊

以爲樂如是而已。竊謂民愚而神不可以致，致苟有
以及之，則雖不布一教條而自無不感，不施一刑法
而自無不畏。苟無以及之，雖朝聚而告之曰：吾將生
爾之生，暮召而號之曰：吾將成爾之德。鞭朴日嚴，斷
刈日酷，曰：吾將以鋤惡而佐善，終不懷且畏也。安仁
政事，今無所考。意其必悃悃無華，與百姓相安於無
事者，不厭何河陽之民感而祠之。至今且千有餘歲
而卒莫之廢。耶夫人所褒大崇尙者，必其志向之所
在也。劉侯新潘侯之祠，其亦有意乎哉！先生肅狀作
而曰：此予所欲言而未敢先也。河陽雖今爲縣，實古
州。治南通雲，貴西接川，陝政務供億甚繁，令有甚木

易爲者劉侯自下車以來課農桑完租賦興學校
黜寡實倉廩清囹圄以至修城浚隄架橋平道皆不
動聲色卓有戒績其才有大過人者上下旣已稱能
侯之心不自足也恒以方今民窮財盡而上命嚴急
雖欲與百姓相安於無事如潘安仁有不可得者故
耕潘侯祠以見志非偶然也予惟時不同政不必同
惟其仁而已矣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易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之相感也侯誠有災利及民安
知孟縣之民他日祠侯不如今日之祠潘侯乎潘侯
名岳字安仁其官闕履歷晉史有傳劉侯名澄字靜
夫陝之邠州人以禮經中鄉試高等初授河南開封

府封邱縣令後改懷慶府孟縣云

又按蒲侯安仁祠舊志稱前在野戍鎮今野戍鎮三皇廟前相傳卽安仁令河陽時官舍故址其地在鎮內市廛最中之地基勢獨高若層臺然臺端有古柏高三丈許圍七尺餘輪囷夭矯柯葉芬榮相傳卽安仁手植者三皇廟之前今爲藥王廟廟內神像後有石刻云晉河陽令潘岳又側一行云孟州河陽郡營花寨冶戍村云云錄之以存舊蹟兼俟後來者表章云尔蓋此或唐宋間鄉民所刻詳見金石志內跋語

唐韓文公祠在縣城南門內舊在縣西十二里韓莊前明成化中知縣嚴明建宏治中知縣巫儼奏請春秋

秩祀正德丁丑知縣劉澄改建于縣城南門內郡人
何宗伯瑛撰記

國朝康熙戊寅知縣張之紀重修自撰碑記并有邑人
薛京撰記乾隆己丑知縣牛聯奎重修邑人宋宜誠

撰記

明何瑋撰改建韓文公祠記

聖人之道其大矣哉包羅天地揆叙萬有蓋非其他
一才一藝之可比也故君子之學患不聞道苟得聞
道則雖勢在匹夫世猶當景仰而崇奉之而況其顯
者乎孔孟既沒道學不明異端之說充天下心民曰
虛無道也釋氏曰寂滅道也天下之士迷於其說實

質焉莫知適從者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唐吏部侍郎韓文公始明辯而震揚之曰博愛仁也行而宜之義也由仁義而之焉則爲聖人之道老與佛之道非道也由是天下之士始曉然知吾道之正異端之邪其見道之明固已度越諸子矣而又慨然以道自任雖蒙譏罵訕笑不懼不沮佛骨一表犯天子盛怒竊逐南海瀕於死亡而不悔其信道之篤豈世儒之所易及哉逮其晚年道成名立天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宋元豐中遂以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得預乎聖道之傳天下之士固已無不知矣况其桑梓之地遺風餘澤漸被尤深士之生於斯游於斯者又當

何如而景仰之邪公本河陽人河陽於國朝爲孟縣縣之西有韓莊傳以爲公族所居莊有塚傳以爲公墓公集亦有過河陽省墳墓及我家本灑毅有地界高鞏之物則公爲孟人無疑唐史乃謂公鄧州南陽人蓋傳誤耳宏治年間大冢宰耿公始表公爲孟人奏請於朝建祠致祭其所以風勵後學之意深矣顧棟宇卑狹未稱且僻在深巷過牲士夫猶有未及知者正德丁丑縣尹劉侯慨然有感於斯乃改建於縣治南門內孔廟之右高明爽塏旣足以竭虔妥靈又於祠前豎坊題曰鄉賢韓文公祠蓋以見公有得乎聖人之道而爲此邦之人也往來士夫咸得謁祠致

敬而耿公表宣之意始大梟白祠成欲紀其改建始末於石廼請命於太守韓公公以鴈瑯竊惟士君子垂世不朽者不止一途而莫大於得聞聖人之道孔孟以來世儒得與斯道之傳者僅可屢數而吾黨得二人焉公及河內許公是也朕上下千數百年而僅得二人可謂難也已矣有志之士謁公之祠夫豈能無所感耶冢宰公名潞河南廬氏人太守公名士奇山西洪洞人縣尹僕名澄陝西邠州人皆有德於聖人之道者故所崇尚如此謹附於祠記之末俟後之人有攷焉

河陽爲韓文公故里于下肆拜謁公祠輒見堂宇湫隘垣楹頽落慨然於崇飾有米脩非所以翼聖道尊前哲興起後賢也及考邑志知公祠肇始宏濬闢蒙宰耿公裕表請於朝得建專祠於本邑至正德丁丑關西劉侯澄改築邑治南門內樹坊題額郡紳何公瑋爲文紀其事蓋歷今百有八十年矣未有舉而載新之者余以爲天下郡邑皆有賢賢宜有祠卽公所謂鄉先生歿而配於其社者其功德文章忠孝貞義焯然著稱於世則立祠祀之俾罔替而此邦之大賢如文公又非僅一鄉一國所尊崇顧任其宇頽垣圯閎然無所改作其安之乎且公墓在邑西三十里向

推有神道碑士大夫往來過塚多搨其文以去居民
以爲擾乘亂焚碑近罕有拜墓者獨此祠可瞻公像
而不爲竭虔妥靈使遠近後學輩登堂而致敬亦安
見地以人重而河陽藉以生色耶於是謀於紳士買
祠後地斥廣之各捐金庀材鳩工增新疏闢輪奐頓
改觀祠成諸士以爲宜紀其始末竊伏自念謏陋如
余蒙

聖恩承乏茲土受事以來他務未遑而獨於此惓惓者誠
以公繫斯道之大爲萬古學者儀型予少時讀公集
追慕無已今幸得拜公祠下以時薦豆選習禮樂及
茲不稍爲修舉恐抱疚無時釋也抑所以望此邦者

實深言乃身之章。文爲道所載。聚春華而遺秋實。未
必遽爲公所許。世徒知誦習公文。而不知公得與於
聖道之傳。不以其文。而以其人。願郡人士入斯祠者。
肅瞻公像。想見公之爲人。翕然各能志公學。而公行
事使天下。謂千百年後得生於公之鄉。而庶幾不愧
於公之流風懿範。斯又余修建公祠之微意矣。嗣經
始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姑洗月落成。於戊寅歲南
呂八月既望。

薛京撰增修韓文公廟碑記

京邑人康熙癸酉舉人考取內閣中書

孟爲古河陽地。炭山帶河。雅稱形勝。故風氣磅礴。往
往蔚爲異人。如張君夏之經術。張本立之勳業。郝學

士之忠節均堪彪炳史冊增輝邑里而至於浩然之
氣充塞宇宙生爲正人歿爲明神一時視之若景星
慶雲百代仰之如泰山北斗則莫若唐吏部韓文公
爲最著蓋三君子之勲名節烈所重猶在一時而公
獨能倡明絕學排斥異端撥衰亂而返之正使六經
聖人之道燦然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其功乃在萬
世此所以配享素王千秋廟食超前軼後而爲茲邦
特出之偉人也公實河陽人朱紫陽先生攷辨甚詳
載在邑乘無可疑者唐史訛爲南陽或又謂修武均
屬謬誤明成宏間冢宰耿公特表正之縣尹嚴侯始
建祠以祀顧棟宇潛峙僻巷過往士大夫往亡無從

展講正德中泮州劉侯改建南門內通衢之右郡理
學何文定公爲文以記然地勢雖極爽塏而規模猶
未宏壯且歲久漸圯合康縣甲戌廟東張侯勅宰是
邑越三載政通人和教化將興乃慨然謀新公廟以
示風勵先捐俸購地廣其基址後協集衆方輿築增
修凡堂廡閤墻無不高敞軒豁又繕以周璽櫺因文
檜巍然煥然悉改舊觀工既竣命余爲記余惟公倡
明聖道者也旣倡明聖道則凡欲以道化民者未有
不尊爲師表而崇奉之况侯宰公故里桑梓後人感
發尤易豈可不亟爲表揚以示激勸耶第近世司牧
者率多困簿書急催科其於表彰前賢風勵後進每

視若迂遠而莫肯爲物或因陋就簡無尊禮崇奉
意其足感人者幾何哉今侯獨留意教化亟修公廟
以昭崇尙且舍其舊而新是圖使尙之僻陋貽譏卑
狹未稱者一旦宏敞壯麗肅人心志此其識見豈特
高出近代卽遠視嚴劉兩君子亦後來居上惜余學
未聞道不能爲文定之文以揚盛美實增媿視耳雖
然願與吾黨之士入廟興思以公德業文章爭相濯
磨庶不負侯表彰崇尙之至意不然典型空在仰止
無聞使前賢遺風或墜於地豈惟侯之憂當亦吾紫
西黃河之羞也侯諱之紀字垣侯浙江鄞縣人涖任
來修舉廢墜莫可殫述而茲尤其最大者故樂爲之

記而繫以辭曰

瞻齋韓公實產河陽超世絕俗虎踞龍翔道獨真
爾邪衛正識高荀楊力追鄒孟浩然之氣發爲文章
辨骨原道日月爭光精誠貫格潛通冥漠衡由霽雲
渤海驅鱷八代狂瀾中流楫柱平淮撫鎮折衝樽俎
爾揚六經誘進多士張皇虛孟韓門弟子世居韓莊
馬廩猶存鬼神呵護松栢輪囷維邑南偏風建公祠
厥制湫隘神何以栖賢侯位止毅然改作鳩工闢地
規模載廓有侑者宮高明爽亮有儼者容萬民所望
春秋禴祀陟降左右庶幾羹墻瞻仰山斗凡我桑梓
儀式前修莫負典型以貽神愛賢侯表彰鼓舞深頌廉

儒立其始自今豈詞豐碑勝詞奕世奠厥後人續修勿替

按嚴明所建文公祠在韓莊者後因守土官以春秋致祭頗遠以建城南門內舊祠遂廢今南門內文公祠中尚有嚴明所刻耿裕題韓莊詩并序橫碑聞碑本在韓莊文公廟內及移祠時并移入城內祠中云唐韓文公墓前饗堂在縣西十二里韓文公墓前乾隆庚戌知縣仇汝瑚重建

仇汝瑚撰重建韓文公墓前饗堂記

唐韓文公墓在孟縣西十二里韓家莊之後見于康熙間舊志而志序又疑其在縣西北二十里尹村祖塋之左乾隆庚午我

皇上巡幸河南曾遣官致祭于韓莊後公墓設帷將事祭畢撤去蓋公墓前之饗堂無存而亦并無有道及者矣迨丁未秋汝瑚來宰是邑隨奉憲檄重葺邑志因延農部馮敏昌姻親主修農部方將駁正舊志序語之誤而適于雨後自公墓前土中得明嘉靖間邑令邢賢謁公墓詩碑并于韓莊關帝廟中得明憲治間鐵香爐一座上有款識謂爲公饗堂之物農部大喜遂掘以入志詳見冢墓門內余乃爲之悚然曰有是故公之靈爽久而如在者一至於斯也夫公以間世挺生之質值斯道絕續之會其衛正閑邪見于原道一畫佛骨一表者固自有浩然獨存之氣是以

正直驅潮陽之魘精誠開衡山之雲蓋自其生平而已然則歿後之精神其炳列星而光日月者更何如也今卽以公墓觀之嶽抱河環天造地設斯固百靈之所擁護萬代之所瞻仰豈可以意存疑似者夫是以方當修志考墓之會一石一金同時并見祛近人之惑杜後世之疑可不謂靈爽式憑如響斯應也哉由是以思昔人建饗堂于公墓前者自非無見而茲之建重者爲不可不亟亟也爰偕公裔孫博士九齡同至墓前度地覺前人遺址依稀可見遂捐俸建饗堂三楹又建塋門三楹并飭修中間甬路四周墻垣完好無缺經始于庚戌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下旬

事竣其監督工程者則縣尉張葆竭盡心力始終不懈公裔孫九齡則左右維謹而埏埴斲削之工皆踴躍輸力堂成之後檜柏垂陰河山增秀遂仍移新得鐵香爐于堂中雜湖古色與豐碑鳳鼎互相映發而今而後繁蕪蕪而仰高山者當至是而逾增景行之慕矣夫抑公有遺愛于吾粵身人思所以報公者其道無由今汝瑚幸備官守公鄉土得藉手以伸其區區之敬又寧非厚幸也哉因勒石記之并爲銘曰

公之名兮山斗同高公之墓兮河嶽周遭饗堂重建兮民樂忘勞爐香重燃兮興雲車風馬之翔翱

宋兩程夫子祠在城內司前祀宋程明道伊川兩先生

據邑人程庚辛稱乾隆三十六年族衆捐建

明楊忠愍公源祠舊志云在縣南十五里堡東門外今
按祠後圯于邗邑人移主于縣學忠義祠附祀云

明劉曰寧忠愍楊公祠碑

忠愍祠者祀故五官監侯楊公也韓源江西豐城大
路里人公狀貌魁梧目直視少習天文諸書父瑄爲
御史劾奏石亨曹吉祥論戍鉄嶺衛亨吉祥誅徙瑄
視海道堤決海鹽民患之公曰瑄不死鉄嶺幸而死
此予其以身爲璧馬邪遂赴海死頃之堤成賜祠海
鹽縣源初爲太僕主簿尙書左遷應詔徙五官監候
正德初諸宦官用事劉瑾最幸久之典兵柄元年七

月公上言臣備員占候諠得以職事諫春秋謹災異
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心宿動搖心固明堂天子之
象陛下不可不戒不報冬十月晦京師霾大霧十一
月公復上言此陰冒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哀籲臣
無叩心泣血之忠呼天無效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
聽則再諫臣昧死以聞瑾怒矯詔杖公幾絕瑾自以
多行無忌益務爲羅織而少師劉健謝遷數爲瑾所
嫉坐朋黨以尙書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化爲黨人
逮艾璞戴銑薄彥徽李夢陽崔濬王守仁姚祥張偉
詔獄中外以目閣學士李東陽拱手而已公發憤上
言自正德二年以來而占候熒惑守太微東西往東

太微帝座也應在君側幸陛下早圖之瑾匿不奏矯
詔杖公數之曰爾何官適亦欲爲忠臣邪械之肅州
及河陽瘡甚死妻皮氏斬蘆荻葬公古城瑾誅御史
唐龍上言故五官監候楊源父子以諫顯源三諫死
道路蘆荻掩骨昔劉安世七徙惡州猶獲生還至如
源者尤可悲涕其請錄源後楊氏微議寢嘉靖十一
年河決古城墓廢皇帝二十六年分守河北道叅政
王之猷僉事黃仁榮都御史曾如春御史姚思仁議
衣冠葬驛門東請賜源謚祀春秋制曰忠愍其令有
司奉祠祀余讀楊公事蓋重傷臣職云監候非閑散
吏邪位卑罪言高計免者辭歟事去適又曰不在其

位禍也。丈夫獨不曰致身者忠邪？奚言官哉？公從容懇切死其職，仁矣乎？仁矣乎？死監候，非武宗意，帝悟。瑾伏誅，公後諸臣白所謂官高者望遠，秩薄者名微，卽身沒狀，邪資格業已限，人不收効，又令自解免，斯足悲矣。上曉狀，市駿骨，樹之風聲，藉令肉食者鄙，將何解於忠愍？或問河決，劉子曰：正德諸臣之事難言矣。長沙謚芳宇，顯人乎？公尸劉忠，宜歸天邪？命邪？孟子曰：浩狀之氣至大至剛，則塞於天地之間，以答問者。

明姚思仁楊忠愍公祠記

語有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蓋君子之謂也。君子生

非其時或當天地屯蒙之際爲人上者又助天而不
自爲則受其弊此固未易稱數矣身所嘗試禍患隨
之豈歟時命之不可被國有所與也不佞遠歷中州
且竣屬河北藩臬大夫爲首楊公懷慶河陽驛實公
葬地應嗣不佞因求之掌故公禱源江西南陵人按
察使瑄之子五官監候也再疏逆瑾其言無所避斥
爲國賊遂蒙杖戍竟死於途天下悲之或曰公於官
守其細已甚直稊米之在庾澹耳而死於諫死亦奚
益嗟乎還有必至否泰是也時有循環晦明是也乃
其所操不可知而嬰之杳冥力之盡沒則舉世以待
盡靡有既乎國家之利賴匪其臣無與而臣之操術

出類拔其紛競是爲肺腸自爲甘賤於富貴取芳車
駁行惟歸首繫不死其何甚焉故死有重於泰山輕
如鴻毛固不同也孝宗任賢不疑愛民無倦德政湛
張刑罰蠶弛深仁厚澤溉灌於人心貽子孫萬世之
安猶高山而四維也旣而皇天賦命時運密移武皇
實克承之奄人秉烜赫之權鼎足甘覆餗之辱朝野
紜紜幾播龜鼎雖云數有所返亦足以明人力之不
競矣祖宗在天豈其不恤而惟亂之是從抑亦付於
能者會莫之與則忠臣義士之責也公也以懸棺之
微抗滔天之勢彼奄人也者手擎司命綢狀以自居
不施何爲狀名義世所共饗也振積衰之習明報稱

之宜又衆聖所易遷也特承定名聲之爲賊指天地
以爲徵加鑕錮於其頸公之所有者死而卒之社稷
復安妖氛革靖則有以藉乎豈徒死乎史稱公殺於
河陽內子皮氏斬狄屠於歸後而河陽人言嘉靖初
河決漂沒數千家墓不知所所在頃者孟縣上言墓舊
在王氏古城內卽今驛東門也於是就而祠焉公躬
之不恤邊慮其他此可以無論也夫高山舉舉雲霧
叢生百世祠壇香草先落處世之難豈獨烈士哉公
之守官誠爲恥小爾一旦排擊乎上下引天變以爲
戒侃侃直陳卽身非已有命不足言與國家爲重輕
尙復何云故身死說行俾武宗游雷之威必行於下

而姦人不得遷其誅雖云不遭莫非命也一屈一伸
奚足多較倘也持不可知之物曾不折心蔓草神叢
且浸假成其志柰何乎而國家且與之弊豈直於窮
如漢唐季世是已今海內多艱聖明在宥采忠賢之
遺迹監政事之得失於以宏經綸而造命固所急也
故芝醴不擇地而生杞梓不隨時而變公也有靈新
茲廟貌雖偶焉行旅庶幾飄狀反於斯乎顧望兩河
蔚蔚芊芊所遭不可以僕指其志固難知已因授兩
大夫記之系之以詩曰

於鑠天命有授必先匪其異而惟時不遷載往載來
載壑而啟若或道之其誰有豸無競惟人不易維臣

彼方焚溺力濟艱屯慕微而陽杭隍而定匪有比貞
義貞其勝赫赫有明十世萬年孝宗御極德闡於天
靡澤不流靡化不泯貽我鴻嘉用光大業何平不陂
盈景以時善會不悞若或承之有社而殷有虺且廷
百爾多方觀觀不寧氛霧晦冥公私菌縮比儼蟻
紛綸畸庸公也孤憤不有其躬爰自下位昌言趙攻
聲罪執詞欲清君側號召天誅用糜國賦誰言日蝕
匪云白卑菹醢不憾道殣何辭公也難亡人難弗死
以此微軀昭報不遺慮獲可親國體何難
悲此遺邱魚腹龍吟貽恨千載封樹伊何餘靈如在
褒加忠譽列聖所崇何獨沉淪或命不同有擯者許

新宮載禘匪躬是安式光其舊時即人耶冬期念止
此邦永懷一心致祭有焱浮雲公其來思言觀其旂
畫羽委遲世與多歎圖新未及公若不忘職思其外
我陳蕪詞維德是欽示彼後人歸德於今

明王之猷楊公祠七律一首

直道消時屈軼枯上方猶自請昆吾孤鳴漫說同蟬
翼九死何難捋虎鬚骨骸獨流穢線魂依白簡泣
青蒲觀風共洒荆南淚楚竹河干竹已蘇

明黃仁榮楊公祠七律二首

當年臺史一批鱗三怒權璫叩紫宸折檻尚餘憂國
淚斷蘆先覆逐臣身長楊晚素將成拱宿草初肯漸

入春陵谷忽遷猿鶴去
若人指與比干鄰

孤臣一死泰山輕
有豎形骸總不驚
已分雲霄摧航
體那知風雨失墳塋
衣冠聊做靈臺故
櫓檣虛從廣
武更惟有韓陵
片石在堪題
監候五官名

明石公祠在縣南大街東
崇禎年間建祀郡守石公
維嶽公灤州人萬曆庚戌進士
治孟除荒糧興水利
故孟人建祠祀之

國朝順治元年十月中毀于寇
至十七年知縣黃金綬
重建乾隆十八年石廷召重修

附寺院宮觀

增福寺舊志云在縣治東
不知何時建元至大二年重

修今按舊志藝文內載明何宗伯瑋撰增福寺建彌陀殿記爲宏正間僧福攢福善重修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重修乾隆十六年重修又寺後千佛閣五楹乃明宣德三年僧明然增建

國朝順治元年十月中閣燬于寇十三年重修康熙四十一年重修乾隆七年僧智立重修

又據此寺舊志云不知何時建而今因修志搜訪金石于寺中韋馱殿南半間小佛殿內石蓮花座側見有調露年題識而前院又有古石佛塔一所非近人所能爲則知此寺或當始于唐矣

明何瑋撰增福寺建彌陀殿碑

孟縣城有寺曰增福寺之內有殿曰彌陀蓋寺僧福
攢及其同袍福善之所建立也棟宇既完佛像既設
乃因儒學李生潘生謁予請記竊惟道不與言相為
謀孔氏之徒與釋氏之徒不相謀久矣然以謂予
之辭再三而攢之請益確二生曰佛之教不必論也
惟爲記茲殿建立之歲月斯足矣惟佛之教起於
西方中國古無有也自金仙入夢而佛之教來自白
馬馱經而寺院始立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佛教大興
招提蘭若徧於海內上自王城國都下及窮鄉小邑
無處不有噫盛矣方其盛也鑿魚噴楚之音喧明朝
夕幡幢利柱之形輝耿遠近兆庶盡無不目眩而神

奪者及其衰也棟宇膠轄或化爲荒烟野草懷設莊
巖或化爲飛螢走燐是雖劫數有常亦由人謀所致
故遠公振錫廬山以興達摩面壁少林斯啟覺觀前
後何莫由斯爰惟福攢上人系出名門身受佛教以
一佛之道廣大宏深非棟宇華麗不足盡後嗣崇奉
之心非像設具存不足起兆庶瞻依之念爰與同袍
共建斯殿營表方立檀越雲至祇園布金公輸獻巧
經始於宏治八年四月落成於正德五年九月輪奐
鮮明金碧照耀儼若雷山鷲嶺移自西天什迦頭陀
聿來東土遠近瞻依倍加敬信曠福攢諸上人可謂
有功於其教矣佛之道予不能知也以生民之常道

論之福攢諸上人之於其教所開五家之手
以是記

東嶽廟在城東門內明洪武二十年建

國朝順治十一年圯于水十三年重修

上生寺在縣治東南金大定戊申年建明崇禎十二年

僧洪喜重修

國朝順治五年重修乾隆三十年僧淨雨重修

白衣庵在上生寺右側明萬曆三十六年行同建河內

楊嗣修作記

國朝乾隆二十八年增修

藥師寺在縣治西南金大定四年建明永樂八年及天

順間重修宏治二年重修萬曆二十八年重修有邑人湯允昌撰碑

國朝乾隆二十六年重修

元帝廟在城北門東偏土人稱爲北頂不知何時建明萬曆三十七年重修

國朝順治五年知縣陳一道傳爾斌重修康熙三十七年增建五聖閣于前

觀音堂

一在學宮後

一在大公館東南明萬曆丁丑年建

孫真人堂在城東廊

謫星廟在縣東五里廟麻村不知何時建元至正二十四年重修李孝純撰碑存文見後金石志明正統六年重修牛伯貞撰記萬曆四十二年李天民張三省重修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重修

法雲寺在縣東二十里沈河鎮元元貞二年建明嘉靖二十一年宗室鄭府東垣王捐修大雄殿五楹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邑令徐登瀛立爲義學康熙二十九年重修邑人張鋪作記

黃龍寺在縣東南八里海子頭村明萬曆四年建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重修

嶽雲宮在城南關元後至元六年建張大謙撰碑存文
見後金石志明正德十二年重修劉文鉉撰碑

會雲觀在縣西南十七里路家庄元至元十五年建王
道安撰碑殘闕見後金石志

國朝順治十五年重修

金山寺在縣西十里紫金山相傳寺爲唐時所建至明

正統元年僧人昌斌道成重修八年重建後殿成化

十四年僧人行表建立前殿有宏治六年石記後劉

升謝綱等助修有宏治六年教諭賈鈺撰碑嘉靖初

僧妙春普松廣端重修至四十五年僧普香普慈募

修諸殿有石記存

國朝順治十六年重修

按舊志云金山寺唐垂拱三年僧志靜建及因宏治六年十月僧行表右記所云前朝無據蓋僧人志靜在于山前起立金山寺後至永昌九年又有僧人敬愛重建本寺云云及宏治六年十一月賈鉉撰重修碑亦有唐僧志靜初創佛庵于此名爲金山寺之說而行表及賈鉉所本則係由寺中所存宋建隆間石幢前半有垂拱三年建寺志靜諸字及永昌九年大敬愛等字遂稱爲僧志靜初創而僧敬愛重修不知建隆石幢後雖略有題記亦但記作幢超度之意無緣有追述此寺初建之文至其前則

嶽雲宮在城南關元後至元六年建張大謙撰碑存文
見後金石志明正德十二年重修劉文鉉撰碑

會雲觀在縣西南十七里路家庄元至元十五年建王
道安撰碑殘闕見後金石志

國朝順治十五年重修

金山寺在縣西十里紫金山相傳寺爲唐時所建至明
正統元年僧人昌斌道成重修八年重建後殿成化
十四年僧人行表建立前殿有宏治六年石記後劉
升謝綱等助修有宏治六年教諭賈鋌撰碑嘉靖初
僧妙春普松廣端重修至四十五年僧普香普遠募
修諸殿有石記存

淵真觀在縣西十五里觀村元至元十五年建

慶佛院在縣西十五里觀村元至元三年建

觀音院在縣西十里姚庄明洪武十年建

龍泉院在縣西三十里衡澗村元至正三年建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重修

興國寺在縣西三十里順澗村元至順二年建明萬曆

四十七年重修

按此寺舊志云元至順二年建者今于寺中得唐太和五年經幢幢後讚語已有于中招提淨院之文則唐時固已有寺特未知即名興國否耳其讚語見後

金石志

龍龍寺在縣西四十里楊村唐開元二年建明成化元
年僧島金重修

四朝旗纛五十六年重修

按盤龍寺在楊村軹陽河曲處上倚懸崖下臨深岸
翠柏垂陰清流遶帶實縣西之佳境惜舊碑無存

清真觀在縣西四十五里竹園村元至元十年道士張
志通建史天祐撰碑存文見後金石志

長春觀在縣西四十里市利村元至元四年建中統五
年重修尚金賢撰碑存文見後金石志

東嶽廟在縣西三十七里里仁村元時建明洪武二十
一年重修

普照院在縣西四十里吉利村元至正五年建明洪武年間重修成化二十年僧行祥重修宏治元年僧道賢重修

國朝康熙十七年重修

勝佛寺在縣西四十里嚴家山金明昌四年建明崇禎六年重修

仙洞觀在縣西四十里耿家溝元至順二年建

大清宮在縣西四十里雷家山元至元三年建

國朝康熙十七年重修

富平宮在縣西北五里富村不知何時建明嘉靖四十三年重修

清涼寺在縣西北二十里蘇家庄金明昌四年建明正
德四年重修鄉進士柴郁撰碑存嘉靖十四年重修
朝真觀在縣西北三十里冶墻村不知何時建明宏治五年
重修許翔作記

岱嶽廟在縣西北三十里冶墻村隋開皇二年建元至
正元年重修完顏貞吉撰碑存文見後金石志明萬
曆五年重修

觀音堂在縣西北三十里冶墻村北明永樂年間建正
德三年重修

五龍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龍台村不知何時建元至
正四年重修鮑安仁撰廟記存文見後金石志明萬

清涼寺在縣西北二十里蘇家庄金明昌四年建明正
德四年重修鄉進士柴郁撰碑存嘉靖十四年重修
朝真觀在縣西北三十里冶墻村不知何時建明宏治五年
重修許翔作記

岱嶽廟在縣西北三十里冶墻村隋開皇二年建元至
正元年重修完顏貞吉撰碑存文見後金石志明萬
曆五年重修

觀音堂在縣西北三十里冶墻村北明永樂年間建正
德三年重修

五龍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龍台村不知何時建元至
正四年重修鮑安仁撰廟記存文見後金石志明萬

十四年僧慧巖重修嘉靖二十七年重修

國朝康熙三十年重修

海會院在縣東北七里梁村宋時建明嘉靖二十七年
重修萬曆六年重修崇禎年間重修舊志云卽春秋
會子馮梁處相傳院爲晉侯行宮

上清觀在縣東北八里李村元至元六年建

國朝乾隆元年重修

廣啟院在縣東北十里城伯村不知何時建明宣德八
年僧明金重修萬曆八年僧如舟性佛重修

崇勝寺在縣北十里相封村元大德四年建明景泰七
年重修正德四年重修萬曆三十一年重修

大明院在縣東北十八里藥師村不知何時建內有唐
開元人宋定方等造二塔及後唐天成間僧人題名
宋宣和三年重修元至元十七年重修明正德十五
年重修郡人何宗伯塘撰碑存文見後金石志崇禎
五年重修

按舊志祠廟類載皆神祇及古先聖帝賢臣祠與釋
道所建之寺院宮觀雜載殊爲不類茲將前數條專
祠廟之稱而寺院宮觀附焉庶并於志韓文公祠相
協也

冢墓

凡碑誌原石尚存或搨本存者載入後金石
志其石已亡失并搨本無存者將原碑文錄入墓

東漢

安成忠侯姚期墓在城北十八里姚村

按漢書及姚忠侯墓後漢書不載茲據舊志及土人所傳墓之墓今尚高二丈許廣十步許舊碑無存乾隆五十五年知縣仇汝瑚重修立碑表墓云東漢安成侯姚公之墓

北軍中候郭仲奇墓司隸從事郭究墓并在縣境今失考

漢建寧五年故北軍中候郭君碑

君諱缺字仲奇元城君之第四子其先蓋周之胄緒

虞郭建國享土受眈政衰道失晉克其邦遭秦項之際高祖初起運天符命序秦擿楚遂定漢基枝葉雲

希列於國郡或穎川馮翊公卿林林將相州郡令
休貴自東郡衛國家乎河內汲冢世載德賦騰千
君弟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
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咸以孝廉各
獲選貞亮嗽白翼翼彥配周之八爲國棟幹君
有股巖天然之資長有明肅宏壯之孫剛毅多略有
一凶甫之機前詔敦薦爲萬夫之望缺爲郡五官掾功
曹司隸中郎官從事席視耽耽鷹侍宦毅愆肅承
莫不具備三辟將軍府徵書發發貞亮重方書譽衍
衍忠信實義然後諫舉廉比陽長五教加仁施於
嘉康爲子之武以抑於疆改邑移風遺醜不忘間兄

疾痛率爾遊將衰職有闕賴君缺世復缺可洗拜軍

中候當授缺萬里膺揚念妨弟路遜位恬榮備黃

老之術謙守足之讓祿有不究命有短長缺臨孔明

殘隕貞良本被取乘掩怒沮亡幸六十有六建寧四

幸九月丙子卒五幸三缺孝孤切乎悲鍾刺殺行

路並碎踊傷絕凡百君子靡不哀惻喪國之鎮朝

失模式缺奠乎位未副德刊石甄表以昭缺其

辭曰

錄明德歸郭君外缺親烈植樞煥有文所臨

風懷和陸拙以仁赫斯設威若神動規拒禮義

遵激縱顯功加民感况疾電捐官妙缺三海聞亮矣

希列於國郡或穎川馮翊公卿林封將相州郡令則
休貴自東郡衛國家乎河內汲冢世載德以麟千君
君惠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桓胤弟臨沂
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咸以孝廉公府
茂選貞亮曠白翼翼瑛彦配周之八爲國楨幹君勇
有峻嶷天然之資長有明肅宏魁之操剛毅多略有
凶甫之縱內訛敦薦爲萬夫之望缺爲郡五官掾功
曹司隸中書管從事席視耽耽鷹侍宦數貴悠肅承
莫不具傳三辟將軍府徵書發發貞亮重方蹇蹇行
衍忠信有補義然後諫舉廉比陽長五教加仁施於
嘉廉爲子之武以抑於疆改邑移風遺爵不忘間兄

疾病率_二遊將衰職有闕賴君_缺色復辭可徒拜軍

中候當授_缺城萬里鷹揚念妨弟路遜位恬榮脩黃

老之術謙守足之讓祿有不究命有短長_缺臨孔明

殘隕貞良卒被取乘掩忽沮亡幸六十有六建寧四

幸九月丙子卒五幸三_{缺四}孝孤切乎悲_二重_一裂行

路泣血碎踊傷絕凡百君子靡不哀惻衷國之鎮朝

失模_式_{缺二}與乎位未副德刊石甄表以昭_二聖極其

辭曰

鑠明德_二郭君_一外忠_二內_一親烈植_二樞_一煥有文所臨

_{缺三}風_二和_一陸_二德_一以仁赫斯_二護_一威若神動規_二禮_一義

遵_二激_一縱顯功加民感_二兄_一疾_二電_一捐官妙_三海_二閻_一亮_三矣

清寘匹倫屬不副命乖分土土致歎情增歎孝流涕

癯傷肝魂靈飭號有榮缺四末存勒金石示後昆

漢中平元年故司隸從事郭君碑

君諱究字長全汲人也其先出自郭封應運挺度寔

有懿德文武諮焉條枝雲䟽班缺華夏世載令問昭

前之光威據玄謨理物佐時君則无城君之孫雒陽

君之適南和尚書濟北軍中臨沂徐州中山君之從

子也河岳降祚秀而有跲孝弟恭肅與性俱成温慈

忘和親義輕財懷刑拜讜舍己從人蹈中庸之路處

匡直之節內省不疚兼姿缺問物格能缺臨疑弗惑

弱冠踐郡廩主簿督郵區官掾功曹守令長舍章吐

忠或從王事嚴

除莊

可恐柔順可愛進諫替吞所舉

見則雖趙武之佐晉宋甫之癘色擦藹撰功君其越

諸辟司繇從事部郡都官耽耽鷹揚所莅以齊翕然

之論風飛川流本朝察孝貞器帝庭恬榮忽浮委屬

禮讓郡公側席書垂置郵不牽扱衽命登六辰春秋

廿八而卒中平元季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悲夫破鏑

鄒之刃而翠宰元摧晨風之翼而不厲天者姪士女

鳴悵惟慙

感守

孤嗣叫號涕零如雨咸曰

缺

晨有歿塵

數猶終自古迄茲孰能保存生榮死哀奔貴遺稱敢

慕衛悵讀先之義乃伐石興碑以旌厥魂俾後永有

鑑焉其辭曰

按陸君希道墓舊志未載近因搜訪金石始知其墓誌銘于五六十年前在孟張河出土惜銘詞漫滅詳見後金石志

齊州刺史贈太僕卿之墓在蘇家庄前

唐

朝議郎行齊州都督府方與縣令上護軍獨孤仁政墓在縣西三十里衙欄村

按獨孤村君墓舊志未載茲訪得其墓碑于前三十年在衙欄村出土知其墓在是文見後金石志

祁連郡王李元淳墓在城西十六里西甄村西二里

潘孟陽撰祁連郡王李公墓誌

公諱元淳字遂隴西燉煌人也長發之祥必蕃之慶
爰自命史不同他族曾祖恭王父裕隱居求志代濟
素風茂行著於鄉閭義方傳於孫子烈孝風所著問
志意脩道德重故優游卒歲不求闕達本枝派別克
篤其慶自葉流根式延皇澤果爾澤州刺史公卽澤
州之第二子也少以真氣聞長以義烈稱懷死衆之
節猶得生知之方畧嚴而溫則見乎儀表深而廣莫
際其宇量其於親愛也篤而睦其於交友也久而敬
其事止也愿而恭其奉職也勤而守寬而有制本以
仁惠益行之於撫俗威而不猛同其甘苦則施之於
繩政由是實之卽公在家在邦行已致身之大倫於

斯可見矣天寶末兇徒南向北騎濟河平北節度使
尚衡時在漢陽首圖義舉以順會遊以正率人嚮應
風從才傑來萃公年始十六仗劍從軍深爲將帥之
人所親重嚮義之衆幾數萬人騎射驍雄推公第一連
破山賊妖賊必先登陷陣擒其渠帥定齊魯之疆理
清淮泗之波瀾成節制之勲公之力也後隨尚衡入
覲肅宗召見深加慰諭勅晉親軍宿衛乃授試右金
吾衛將軍賜紫金魚袋尋屬王璵出鎮淮海特奏請
公在麾下詔從之海濱賊袁晁攻陷郡縣東吳舊邦
實惟姑蘇殷繁雄富首出諸郡狂寇恣難將及屬城
公時總兵在州式遏郡寇遂連圍道累涉旬時竟摧

兇醜人受其賜恩制兼杭州別駕又嘗討除海盜繼
兵不至潛於山谷之中不食者七日公實有勞於吳
土有功於吳人其勤至矣厥後征鎮相繼者有贊皇
留武三李公咸俾以軍中右職備委用之各署公爲
兵馬使建中興元之際晉國公韓滉全領江南東道
兼將相之重知公才畧可任待接彌優以公爲鎮海
一軍節度兵馬使奏授通議大夫檢校太子詹事時逆
賊李希烈憑陵淮汴將逼睢陽諸軍攻守鮮克成績
公稟節鉞之命張勤王之師號令嚴明忠勇齊奮所
當必破大振軍聲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狄道縣
子食邑三百戶進封祁連郡王食邑三千戶仍加上

柱國兼御史中丞茅土既崇方傳帶礪風靈增重是
貴朝廷貞元二年隨使朝奏拜右神策軍將軍知軍
事禁旅之密近徼巡之親切上所屬意公實宜之四
年制除河陽三城懷州都團練使兼御史大夫公本
名長榮至是詔改爲元淳焉元者善之長淳者德之
和錫以嘉名深乎睿旨明年兼懷州刺史仍加管內
營田使決渠七十餘里置屯三十餘所化其瀉鹵儲
彼困倉人是用歌俗因知禮至改搆棟宇壯城郭之
間列樹揚槐接郊垌之外俾河洲之上頓隔沙塵赫
曦之時大庇行旅縹途所至者於今賴云十二年制
除檢校工部尚書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十五年改

拜昭義軍節度管內支度營田澤路磁邢洛等州觀
察處置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上黨要害太行峻極封壤控壑實爲雄藩公本以忠
貞示以宏大閭閻期乎庶富營部肅其威令又於磁
邢洛三州慶其土宜開置屯田六十餘所寬農人之
租稅益軍食之豐殷惠綏一方及茲六稔謝聖明之
重寄俄奄忽以長辭禍福難明修短有數其命矣夫
以貞元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遇疾一夕而薨享年
六十有六闔境老幼情同罷市感慟可知也上聞而
震悼輟朝一日追贈尚書右僕射賻布帛五百疋米
粟三百石降中使慰恤其孤勅郎官致弔祭焉以其

年十一月十九日歸塋於河陽縣太平鄉高端岡
先塋兆域禮也今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河陽節度使
衡濟皆出公之麾下皆盡事人之禮今備送終之儀
有以見公之知人善採擇也公雅有器度色恬喜愠
好左氏春秋及舊史紀傳鑒其成敗尤所耽翫古所
謂悅禮樂而敦詩書此其所以爲名將也夫人東平
呂氏故杭州錢唐尉漪之女公貴恩制封魯國夫人
有子八人長曰恣宣德耶前守左衛騎曹叅軍次恕
前宏文館明經次懿承務郎前守秘書省著作佐郎
次慤前恒王友右策軍先鋒兵馬使次某前左領軍
衛錄事叅軍次惠前右神策軍兵馬使次憑前崇文

五經卷之二
三
館明經次應前左武衛倉曹叅軍咸以至性克荷盛業方期高構寧止大成女四人長女適前試太常寺協律郎王微次女適懷州河內縣主簿孟士脩次女適前秘書省校書郎張仲素次女適監察御史齊照皆時之才彥士之俊秀者其有非魯國之出異長凡六人曰志曰延冒曰延慶曰慥曰悟曰某或在孩抱或及弁髦喪紀未制於居廬孺慕亦從於當室女一人適河東薛昌運亦門冑之佳士也雖官勲必紀固在史臣而陵谷是虞式銘幽礎銘曰

洪河之陽太行之陰要衝衿帶控扼阻深授鉞分疆作守作鎮得地之險得山之峻皇恩既渥朝將方崇

王之蠶臣帝圖厥功文昌之貴武節之雄馭衆以寬
令德惟忠惠洽威行俗富刑清且不忘戰斯焉及耕
我田旣闢我庾旣盈綿亘千里連其頌聲安之懷之
期公壽考應車未及據考何早道
一閉幽挺千秋宿草

按唐祁連郡王李元淳墓在城西十六里西壠村之
西二里與墓誌所言塋河陽縣太平鄉高瑞岡者不
異墓高可二丈廣可二十餘步於諸冢中最高大其
墓誌云隴西燉煌人而又云歸塋于河陽縣附先塋
故舊志載爲此地人然則隴西燉煌云者抑亦郡望
之謂正如朱子謂韓文公自稱昌黎若所謂言劉悉

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也

徐州刺史贈司空張建封墓在城西十六里西號村

鄧士林撰司空張公墓誌銘

公建封字本立姓張氏南陽人夫其列於星辰詔於風雅釋之以守法聞君遊以無私稱宗也勇畧衝也才藝昭煥湘素矣曾祖最諫議大夫官箴主闕匪躬餘裕祖行軌洪州南昌令贈鄧州刺史宏割鷄之理有留犢之貞父玠高尙邱園贈秘書監出谷不應入林長往公少也宏茂迥狀孤立弱冠逢萌門亂常因發憤感繫潘授兵術永泰中湖南廉使韋之晉辟爲賓僚奏授武賁道不同去其後滑臺節將令狐

彰請倅戎務議不協又去劄尚書晏奏授大理評事
由是著聞大厯中河陽三城使馬大夫燧躬爲之介
奏除監察御史賜章綬時李靈耀叛換公佐鉤車討
伐資碩盡收大梁又從馬公遷鎮并部因朝對陳事
合於宸聰超拜侍御史梁崇義跋扈漢南憂犯鄰境
擢公岳州刺史巴陵古戎威行走集李希烈背誕淮
寧流毒逾甚建中四年遷壽州刺史以傍臨劇賊切
於捍蔽詔加淮南節度副使兼侍御史俄而凶徒轉
盛分兵侵軼劉大夫洽棄戈矛李都統勉失梁宋大
盜僭竇位荆河陽竟怛駭離析公獨守散地蠹如長
城會有朱泚之難鑿與南幸希烈使其黨楊豐賈爲

赦書將徇江表假令壽陽公令斬首傳送行在所賊
師自此不敢西窺四關東度三洲以至於死賊繫公
之力乃兼中丞策勲也尋加御史大夫盧壽等三州
觀察使初西寇憑陵疆場日駭公弛斥埃從祖夷密
圖備禦無廢耕織貞元五年錄其茂勲進拜絳州刺
史徐泗濂等州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十年加檢
校中郎尚書南陽縣開國男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崇
德也十三年秋朝於京師執事其比邦功郊廷寔
七牢三獻康侯之蕃庶申伯之褒賞咸在焉覲儀久
闕由公復振使車言旋御製詩寵別盛矣哉十六年
夏寢疾抗表求解職歸東都就醫皇恩弗許五月十

三日庚戌薨於鎮享齡六十有五勅贈司空郎官二
人弔祭賙物五百明年二月十日壬寅甫窆於河陽
縣太平鄉魏村之原祔秘書之墓域禮也公重婚皆
彭城劉氏其初齊州錄事叅軍曰祈之女其後長安
尉灑之女柔明莊淑相繼凋殞皆同穴焉男十一人
長曰愉前河南府叅軍次悖次愔起復徐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節度留後次撫太廟齋郎次恂惕怡慥悰
怙協等鳳鷄驥子方應駿逸孝嗣叅軍哀親在外戍
廬冢隧見之者傷懷七女一適校書郎隴西李君房
餘並孩幼公之歿也闔境懷舊紛紜繹中司以一
室孤藐遭三軍迫脇驚起苦幽之間俾居師旅之上

讓者曰殺身非難處死誠難保家非大匡國爲大無
何急宜獲詔竟以權奪是故墨纒泣血塗華卽城嗟
乎徐士從張如躋人立晉公常欲啓中乘擢西裔豈
悟招號而亂作幼辱而家殆夫波蕩洗後嗣克全今
反虞設奠來還洛邑愉率其伯仲與吾曰可以俱西
共成先君之志彼一弟受繼雖至顧情何恨乎恭聞
司空質方純固內外如一雖動叶機深而意無將迎
雅好讀書但覲聖賢規格忠貞操行而已不練詞藻
爲文卓異交契也不以窮達易心期也不以存亡變
身既尊寵仍親布素自垂髫逮於耆艾不踐斜徑不
友匪人不苟完不尸祿位至公侯方召能以榮名始

終無尺枉尋直狐裘羔袖之累徐方將卒多而錢穀少公約口以率下奉律以齊衆靡有携懸若河體狀視予猶父今則亡矣喪漢高之一備是天下之東藩輟朝罷市曷云可贖器有必朽銘無不傳詞曰

國有征東題於墓道咸熙千紀言尊在鎮經營畢方感激將老未至臨梅忽歸松草北瞻太行南望小平坤輿托體山岸無傾萬古悠揚永垂德聲

按張公建封墓在今縣城西十六里西魏村之東半里與墓誌銘所云窆於河陽縣太平鄉魏村之原附秘書之墓域者不異據墓誌前稱公爲南陽人而後乃云窆於河陽附秘書之墓則張公之父墓河陽卽

南陽也而張公之爲南陽人卽河陽也乃舊唐書張公列傳稱公爲兗州人而新唐書張公列傳則更云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夫謂張公客隱兗州固是正舊書之誤而鄧州南陽之說則似據此墓誌所稱南陽人而於其上加鄧州字與見李白撰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稱爲南陽人遂於傳韓文公鄉里加鄧州字於南陽字上而稱爲鄧州南陽人者其誤並同今韓文公因後人考辨綦詳復得其祖塋墓確知爲河陽人則卽韓公可以知張公之爲河陽人矣後卽張公之墓附葬河陽而墓誌稱爲南陽人者觀之又可

以知稱韓文公爲南陽人之卽河陽人矣蓋二公之

鄉里塚墓與可互證也又近訪得唐顯慶二年其有
字令賓墓誌銘其稱令賓爲南陽人卒于家茆葬于
河陽者與此誌正同今其文別載後金石志蓋南陽
爲河陽古名唐時所通稱者互勘尤明矣至張公之
墓雖無碑識而高塚巍然尙在其誌序言窆于河陽
太平鄉號村而祁連郡王李元淳墓誌銘亦云壘太
平鄉高端岡今二大塚東西相望不過二里此以知
太平鄉之爲此地而今魏村之果爲唐魏村也又銘
詞所云北瞻太行南望小平者蓋謂與光武陵隔河
相望今其地望尙確然不爽也而河南道志旣于懷
慶府孟縣載張建封墓又于河南府下載張建封墓

下云墓在府城東而又引白樂天和關盼盼詩所云
今春有客洛陽回會到尙書墓上來以實之不知唐
自會昌以前河陽與濫汜水濟源河清五縣屬河南
南府故概之曰洛陽其自尙書墓上來之云亦猶云
從關中某墓上來而不必其墓之卽在長安城外也
則洛陽之載張公墓者誤而茲迺其實也至墓誌內
稱張公聽後勅贈司空而新舊書皆云贈司徒似以
從墓誌爲實耳又按張公以誠節大才有功唐代兼
盛德宏量庇蔭羣賢雖韓文公亦遊其門屢稱爲南
陽公則其宜爲千秋敬仰何如而冢墓之前竟無題
識殊爲缺略茲邑令仇汝湖敬買片石爲題唐贈司

空張公諱建封墓庶使後來者知所仰云

韓文公祖塋在城西北二十里蘇家莊卽古尹村嶺自始祖後魏安定桓王韓茂以下至文公父仲卿叔雲卿伯兄會與嫂鄭氏俱祔塋此

按韓文公祖塋自安定桓王下舊志雖有志非同公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及女壘墳碑所誌皆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及張籍祭公詩所謂舊塋墜地者皆指此矣又舊志序所言居人傳言是韓王隴指言其巔雖鑿不入者至今尙然又縣牘載前明萬厯間文公子襄州別駕名昶者墓誌卽于此隴前出土則尤賴以確證此隴爲韓公祖塋無疑今其誌現存至

誌內序語云葬于孟州河陽縣尹村者今尹村雖改
爲蘇村然其舊名固人所共知實與墓誌所言相合
也茲邑令仇汝瑚并于其祖塋重立一碑刻後魏韓
安定桓王之墓碑高五尺許蓋韓公之祖塋審則韓
公之爲河陽人審矣餘并見後文公墓下按語及公
子昶墓下按語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
禮部尚書諡文公昌黎韓公墓在城西十二里韓家莊
乾隆十五年

皇上巡幸中州

諭祭文

謹按

諭祭文已恭錄入卷一

聖制一門茲續博士臣韓九齡于乾隆五十四年敬謹刻
石立於墓前

唐皇甫湜撰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融文公昌黎
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
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
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
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塋河南河陽乃哭而叙
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

後魏安定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趙州長史諱啟
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謙仲卿先生七歲好學
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
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非之乘危將顛不
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間無方至是歸
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觥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人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
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
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粟密妙章妥句道精能之
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

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
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
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旨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
耻上怒莫測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
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罔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
遁無功圍涸將疑衆懼惴惴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遠至汴感說
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
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
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
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

惟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
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
者邪選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旱糴醫倖臣之鉅再爲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先生與人洞朗
軒闕不施戟敍族如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
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
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獎游以談笑嘯歌
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
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剏塔左拾遺李漢登
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頭偕延坐廟以行令望遠聞

病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
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且年按我章書
經紀大環鑿不時施昌樞後昆噫嚅永歸壽節之悲
唐皇甫湜撰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公富黎
韓先生神道碑

原石已佚今重刊
新碑立于墓側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於韓
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
封韓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
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
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
終尚書曾孫徽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

聞于先王爲王父坐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
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齠齠然角屨鄭氏
異而思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
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坐多從之遊俗遂化服炳炳
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
之亂又佐徐州特淵通漕江淮入宦于四門先生實
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
取息先生劾言天下根本民愈如是請寬民徭而免
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貶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
今多以先生氏泊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
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

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尙書斂手失
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
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
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
斷民署吏候令且發留守尹皆大恐遽相禁有使還
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
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賊詔
貶澗管先生守尙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
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
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鄆郎中
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入廷議蔡

叛可誅與衆意遽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彭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宏覽用命遂至郟城脅賊勢虛質請節度使襲賊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復謂度曰今籍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稻者先生授詞使書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新進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洞夷海嶽陶然遂生鱷魚稻蟹不暴天

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
赦令轉刺史袁州如湖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
儒生曰集講說生徒官人以藝學淺深爲顧待品豪
曹游益不留旣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
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鬻靡血直今所患非兵
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厲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
之若大旄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旣至召
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辨而銳悉其機情
賊衆懼伏賊帥曰唯公指令乃勦者出死與歸士大
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
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

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散騎郎御史大夫用優
之禁軍老姦宿惡不報豐滿送獄涼州路熱御史中
丞有寵且汝相先生不詣劄爲恥矣械囚送府令取
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
改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餘不領入吏選父七十母六
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
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
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正月與商諶河南某縣先
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家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
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期衰服服燕用報
之朝有太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

決考舍驥馳流侃正色伏其所嗣執女政而出又曰
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遊之內外惇弱悉撫之
一親以仁使男有富女有從而不懈於已生交于人
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
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闈人或
畫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
畧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難畏以爲翰人神
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
備貨餘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遺
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
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

五州卷二
昶謹以承命湜旣以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葉德
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嗣

韓因朔封伯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
宣惠遂王秦絕韓祀蟻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
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冑系雅三祖官下秘書發祥
追錫僕射徑熟道荒物喪其明誰墜其治先生之生
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于其身克後其所居歸孔孟
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覲何多靡引而忘天容其施
垂陞乃頽群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徧猶年千世百
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明耿裕題韓家莊詩并序見後金石志

明邢賢謁昌黎伯墓詩見後金石志

附續河南通志所載

國朝劉青芝撰韓文公河陽人辨

後半皆論韓文公墓

文公銘女孥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公亦嘗

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則公固河陽人也按河陽古孟

津以古諸侯孟涂國津故名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卽

此張籍祭公詩所謂舊塋孟津北是也春秋時爲晉

河陽地水北曰陽以在大河北岸故而置河陽縣則

自漢始明洪武初乃改爲孟縣云今仍之李白作公

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以郡官也懷孟皆其故地

南陽故城在修武後人因以公爲修武人誤矣左傳

晉侯朝王王與之樊陽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
南陽開南陽之疆土也樊陽原今濟源温今温縣攢
茅今修武四邑皆爲南陽今以公爲修武人不亦可
謂公爲濟温人乎明祥符李濂作通志以韓愈本修
武人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文公故里也自
世居此土人呼其地曰韓莊愈墓存焉何荒誕乃
爾新唐書云公鄧州南陽人宋子京不解古有兩南
陽遂以太行南太河北之南陽爲嵩山南漢水北之
南陽而妄加鄧州二字也舊唐書云公昌黎人昌黎
韓氏通稱猶李曰隴西崔曰博陵史體亦不應爾余
聞喬遙集先生云公祖塋在孟縣蘇家莊古尹村也

莊南土山方廣數畝其巔有塚巍然傳是韓王塋公
先祖茂官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今所謂韓
王想卽茂與明萬厯間有耕犁及之者禾黍皆不結
實土人神之故得至今存其左臂又有一高塚百里
皆可望見嘗有盜夜掘其塚暴風迅雷大作驚起居
人羣燬火執兵逐之盜遁去此塚想爲公埋骨處不
然何以動鬼神呵護若是又旁一小邱被盜發誌石
棄荆棘中驗其文乃公不刊誌銘也益徵此地爲公
祖塋矣遙集又云張子微玉髓經載文公塋圖名黃
龍飲水形余嘗親至尹村徘徊斯塋間與形家昔所
圖者無異公之塋域確則公爲河陽人益信遙集名

鳳凰臺縣人明鄉舉人

國朝不仕博學兼通堪輿家言得之目覩其言固足據也

附續河南通志所載

國朝劉青蔡孟縣韓文公墓考

孟縣之蘇家莊古尹村也莊南止山有塋周圍大數里許其東南隅有塚巍然其餘諸墓稍卑然皆無碑碣可考不知爲誰氏塋也俗呼爲尹丞相墳然亦不詳所謂其地曠而肥土人相傳有墾爲田者所植甚茂卒不實遂相與神之不復耕嘗有盜夜掘其塚風雷大作村落震動居民驚起舉火往視羣盜遁去

塚卒不得發萬厯間盜掘下小墓真志銘棄荆棘卑
熱夫負去將爲砧石或爭之不得遂歸於官驗其文
乃文公子諱利墓志銘也遂封其墓而置其石於東
公祠壁中予聞於喬先生遙集騰鳳者如此按文多
里李翱行狀洪興祖年譜皆不同新唐書云南陽
真皇甫提神道碑所云上世居南陽頗相符但係
州則不合蓋子京不知漢地里有兩南陽而唐
時南陽隸於鄧州故云爾也朱子校定韓文公本傳
歷考羣書惟以方崧卿所引董道之說斷以河陽爲
河內修武今之孟縣卽古河陽在晉爲河陽河內修
武皆其鄰邑漢隋間孟懷皆屬河內故朱子引之亦

以別於鄧州南陽也以遙集先生所言與方崧卿所引女孥銘張籍詩及韓文公所云歸河陽省墳者証之則尹村之爲文公祖塋可無疑以子昶志銘及風雷驚盜之事觀之則大塚爲文公墓可無疑也遙集先生又云張子微玉髓經刻有文公塋圖名黃龍飲水形云與封德襲塋相近今塋南卽封墓形象亦宛然如故是又一証矣故備記以附考異之後

謹按文公鄉里自唐李翱撰文公行狀云昌黎某人蓋據公所嘗自稱郡望皇甫湜撰公神道碑則云上世常居南陽與李白撰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者正同而新史乃因碑之南陽字上加鄧州字不

知其爲春秋時所云之南陽統今懷孟地而言者此見於宋朱子韓文考異錄新書本傳下另注之第一則其駁正南陽非鄧州所屬之南陽者旣已明晰惟專以所謂南陽者爲河內修武蓋據漢書地理志修武下注語載有南陽城而言雖已近似而尙未得其實當云公爲唐之河陽縣人爲確尙俟後人補正耳蓋後人謂公當爲河陽人者固以公有自言在河陽省墳墓等語而墳墓卽前所載尹村祖塋况今更有公子襄陽別駕昶之墓誌爲證可以確據無疑則公之祖塋確而公之鄉里亦確定無疑矣唯是公之祖塋雖確而公之墓道則以後人有欲推公墓附於祖

塋以證公爲河陽人而不知公之爲河陽人自實初
不俟於推公墓以附於祖塋然後爲實而徒使公墓
轉失其實也此則所關於先賢塚墓及

當代祀典甚鉅有不得不詳爲辨之者謹按文公墓見
于皇甫湜所撰墓誌銘云墓河南河陽而神道碑但
謂墓河南某縣此外不見於他書竊意唐自穆宗長
慶四年甲辰文公卒後至昭宣帝四年丁卯唐亡僅
八十四年中經藩鎮大盜之亂衣冠塗炭民不聊生
宜其無復有暇問及此者越五代至宋初皆然及宋
景文修新唐書誤載公爲鄧州南陽人則更無有向
河陽而問焉者且自嘉祐五年新唐書成之後至靖

康元年僅六十七年而宋遂南渡河陽爲金入境土
以至元朝一代亦不暇及迨入明且百年至成化間
耿侍郎裕過孟始訪求遺莊及墓見於成化乙巳所
刻題韓家莊詩碑畧云莊在孟縣西十里許過孟聞
有是莊及墓所在作詩以識云云蓋耿侍郎當是時
必訪之故老傳聞而又證以所見然後爲之屬守土
者建祠迨其後又自奏請祠祭而後人遂得相因以
爲公立奉祀生制祭田則耿侍郎之功豈矣且其詩
語意樸實所云遺莊存故址表墓有殘碑者意其時
或皇甫湜所撰神道碑雖殘闕而尙存卽不然亦唐
宋時表墓遺刻尙有存者故爲是云而旣謂之殘碑

則固在明代之前者矣又其後士大夫既知公墓在是則遂多過謁拓碑而舊碑之失或亦在明末故

國朝康熙間前邑令張之紀重建公祠記云公墓在邑西十三里向植有神道碑士大夫往來過塚多搗其文以去居民以爲擾乘亂然碑云云也但公墓既無唐刻卽明刻亦初無片石存者而耿侍郎詩序所云聞有是莊及墓所在者雖非莊與墓言之而尙未明言墓與莊近在一處故初觀亦不能卽曉其意且或并未嘗取而觀之故續河南通志所載

國朝劉青芝韓文公河陽人辨及所載劉青藜孟縣韓文公墓考皆言公墓卽公尹村祖塋東南隅大塚而

不知公尹村祖塋自在城西北二十里而公墓自在城

西十二里韓莊後相去二十餘里初不得混而一之

也且二劉之言皆云本于所謂喬遙集先生者按遙

集卽邑孝廉喬騰鳳之字今喬孝廉之說見於舊志

序中卽康熙乙亥所纂者其序中雜叙可憾緒事中

間更端另起一段云夫英傑挺生皆鍾山川之秀土

膏已竭故人封寥落可爲悼歎攷河陽人物唯唐宋

最盛敷德名位跨越百代如張徐州李祁連皆以墓

石而得其祖墳識爲邑產韓大理一墓所關尤鉅固

足以張紫陽之辨村妄傳之口鳳嘗數至尹村觀其

墓處猶與形家昔所圖者無畷因備詢居人則指言

其巔雖鑿不入傳是韓王隴也萬厯間有耕犁及之者穀禾皆不結實故荒陂得至今存則是王必韓公始祖安定桓王昔言歸河陽省墳墓者想卽在此其左臂一高塚百里皆可望見之盜伐者輒有風雷之變邨民夜起焚火執兵逐之賊皆驚遁余因徘徊其下私惟此必韓公真藏不爾何以動鬼神之呵護竟無證據真成恨事云云嗜喬孝廉之爲此言可謂失言也矣夫前賢遺墓義等正終事歸常理豈如鄴城疑塚之爲何真藏之與有然古今來亦有一人遺墓見於數處者然皆古昔相承與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之意而未有以傳信之墓忽令其反爲傳疑

者也且當日者喬孝廉亦與修志之事今舊志中尙云韓文公墓在城西十里韓家莊則并非不知有公墓在韓莊者而又舉其意以獨出已見而疑公墓爲在子尹村祖塋及究其所據則但以風雷驚盜爲言夫古今來忠臣烈士所在多有使妄發其墓則亦誠有足致變異者而初不必幾而致變異者之必爲文公墓也且輒有風雷之云壹似數數然者然此墓先未必數數被伐也又所謂高塚百里可見者若就所言觀之乃似高二三丈或數丈者然其實則不過高及一丈而已蓋其塚當嶺盡處下則平原散漫故遠皆可見若百里之云亦過當之詞耳今按其塚尙不

及韓莊文公塚之高丈六尺濶二十步也且其發端所云韓大理一墓所關尤鉅固足以張紫陽之辨杜妄傳之口者蓋指城東五里俗所傳唐神仙韓湘子之墓而言蓋韓湘在唐爲大理丞也然韓湘之墓雖可藉證但何不引公子昶墓誌之出於尹村者爲確據耶豈于志已載其文而未見其石抑已見其石而竟忘其語耶則甚矣其無當也且所謂數至尹村觀其墓處云云者亦初不知觀其句其字何指頗似尙指韓大理而言而厥下始云傳爲韓王龍必安定桓王云云然則其字乃指安定桓王以下韓氏歷代之祖而言卽有類於用韓氏祖三字耳初非指韓大理

嶺用形家言則其塚迺在桓王墓青龍轉處肩上桓
去三百四十餘步何得以安定桓王墓前十數步小
邱出誌石者而遙證一里外之大塚爲文公塚哉此
蓋劉本未曾身歷其地不知其相距遠近遽爲懸斷
迺似乎詞在一塋內俱不過相距十數步者然故其
下又接云益徵此地爲公祖塋矣夫益徵一語其言
雖似謂公子昶誌之足以證公祖塋然其意實欲以
昶誌而證大塚之爲公塋耳故其下又載遙集云張
子微玉髓真經載文公塋圖名黃龍飲水形余嘗數
至尹村徘徊斯塋間與形家昔所圖者無異之云而
下遂接云公之塋域確則公之爲河陽人益信云云

此則誠爲紕謬之至者也何則劉言玉髓真經之云
卽舊志喬序所云形家昔所圖者也然喬孝廉所謂
觀其蓋處乃指韓氏祖安定桓王墓處而言卽所謂
圖者亦初未竟云是文公塋圖此已見於前所繹正
然玉髓真經不過止此一圖假使此圖非是韓公祖
塋而但爲文公塋圖名黃龍飲水形則在喬轉無以
證公祖塋之在此徒使公爲河陽人之說反若無根
然果實爲文公塋圖與今尹村祖塋所謂左臂一高
塚者形勢相合則亦可據以爲文公墓在彼之實
證何以云竟無證驗真成恨事哉是則喬孝廉雖首
發疑端而尙未敢訟言文公之墓在彼而自謂其有

而言而亦更非指韓文公而言審矣然則觀其壙處
之下所謂猶與形家昔所圖者無改一語蓋謂韓氏
祖塋尙與形家昔所圖韓氏祖塋無改而所圖者三
字卽指韓氏祖塋之圖而非指韓公之塋之圖也明
矣夫是以其下接云是王必韓公始祖安定桓王昔
之歸河陽省墳墓者想卽在此數語旣已頓住其下
始另伸已所獨見云左臂高塚疑爲韓公真藏云云
然亦本不敢遂以爲據故末以竟無証驗真成恨事
二語結之是則喬孝廉亦自見本無確證姑爲是擬
議之詞而不知遂使韓家莊之文公墓傳信無疑者
忽杜撰出一尹村文公塚而幾成傳疑也且喬孝廉

不肖知此言之大有累於實事獨不觀劉青芝對青
藜之一辨一考皆卽援引蔣孝廉之說爲據而又從
而附益之者乎今不得已而更爲較正之按劉青芝
一辨引喬左傳一高塚私惟此必韓公真藏之說而
首爲其語爲此塚想爲公垣骨甕矣且其下卽接云
又旁一小邱被盜發誌石棄荆棘中驗其文乃公子
昶誌銘云云則似昶墓卽在大塚之旁而卽小邱可
以證大塚之爲公墓者而亦嘗觀其地細訪遺
老則昶誌迺在安定桓王墓前十數步出土卽所謂
錐鑿不入之處之前也至安定桓王墓所謂錐鑿不
入之處其去左傳一高塚尙疑爲文公塚者尙隔一

是圖可據而今劉青芝之辨迥遽稱喬說云玉髓真經有文公塋圖爲文公墓在彼之實證確據則竟似于喬說并未看清而又出私意以改竄增益于其間苟以傳成文公墓在尹村之案其証甚矣且文公之墓見于皇甫湜作公墓誌銘者已明云墓河南河陽則固本可以證公爲河陽人不過昔人偶忘引之又豈待推公墓以附于尹村祖塋迺知公爲墓于河陽而始云公之塋域確則公之爲河陽人益信乎至謂喬得之目覩而其言足信者此則更欲使人不敢置辨在劉言尤爲惑人之甚者也若劉青蔡一考則大意亦與劉青芝同述喬說而又別自有遷就於其間

者如首謂尹村南山有塋周圍大數里許其東南
隅有塚巍然其餘諸墓稍卑然皆無碑碣可考不知
爲誰氏塋也俗呼爲尹丞相墳然亦不詳其所謂云
云以昌所見尹村韓公祖塋亦無所謂周圍大數里
許之蹟若姑以意爲之則雖謂大十里可也且東南
隅大塚卽喬謂左臂一高塚者與桓王隴尙別一嶺
則所謂東南隅者爲在大塋內東南隅耶抑大塋外
東南隅耶凡此皆閃爍不定之詞不足深據而其云
俗呼爲尹相墳者此則却正是左臂一高塚之古名
蓋以今推之此塚殆必在韓文公之前矣何則其地
名尹村見于韓別駕泚墓誌則此村之名必因古有

所謂尹相塚在焉而謂之尹村卽如有韓文公塚而
謂之韓莊者也此正斯塚不得指爲韓文公塚之確
證也而迺因有風雷驚盜之事遂稱爲文公墓何耶
且其下又接盜掘小墓見誌之云亦皆卽以小墓證
成此塚爲文公之塚者故其後遂云以選集先生所
言與方崧卿所引等語證之則尹村之爲文公祖塋
無疑以子昶志銘及風雷驚盜之事觀之則大塚爲
文公墓可無疑也云云此則與劉青芝之辨正何又
所稱張子微玉髓經文公塋圖名黃龍飲水圖者與
青芝所改竄喬語處并同而又益之以與封德襲墓
相近之云并云今塋南卽封墓而形象亦宛然如故

毋又一證云云此殆皆臆擬無稽之說今按玉髓真經之名見于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其書三十卷分爲十冊詳明博雅真地理之指南間以通俗刊本勘對牴牾脫落盡失舊觀惜乎不可是正始知原書之貴重如此云云蓋錢所藏書皆爲善本故有此言今不知喬孝廉所見者與錢曾所得者同爲善本耶抑卽所謂牴牾脫落者耶是則卽喬見之玉髓真經尙未知可據與否而卽封德彝墓一言觀之則劉引此語先未必確茲按乙亥舊志塚墓一門內載有元魏封隆之墓在蘇家庄前嶺卽尹村嶺而無封德彝墓是志卽喬所共修使果有封德彝墓見于玉髓真經而又

果如所言文公塋南卽封墓形象宛然如故之云則
喬孝廉旣已徘徊其下何以於舊志不載封德彥墓
而但載封隆之之墓也是則劉云封德彥墓爲玉
真經之言其未可信者一也又考魏書及北史封隆
之傳皆云隆之裔人愆官通顯四爲冀州刺史素得
人稱齊州刺史卒贈司徒太保高祖後至冀州鞠
境次于交津追憶隆之流涕遣使以太牢就祭則似
乎謂其墓在此亦可至新唐書載封德彥自隋入唐
愆官至尚書右僕射貞觀元年卒考其時當在長安
卽使歸祔祖塋而其人不足道從竟改謚爲繆玉體
良經亦何新取但述其墓而不述其祖之墓耶則劉

翻對德麗蓮爲玉髓真經之事甚不厭信存正也竊
惟至德經本非必需之書今亦難於購對然辦事理
推之亦可以知其不然不得以世間僻書遂可以英
雜款人改使就己也且二劉亦并未自視玉髓真經
不過但據喬孝廉之言所謂本有盛圖者既類于以
耳爲改喬孝廉之說而謂卽是文公筆圖
者竟成爲變木加厲兼二劉之作更恃玉髓經爲藏
身之固是以任情率命率意增添欲令人和和和和和和
而遂爲牢不可破之論倘非先附載其文而後一一
搜抉其妄意增添玉髓經之處則其根株必不能以
悉拔然諸人紛紛作意亦不過爲前賢起見故使二

劉之純饒庸家集則曰不必詳辨則書卷之說亦不必更問而奈何前人於乾隆五十二年續河海志志時不察遂以二作載入藝文志且即使載入藝文志而若其無礙實事則亦無須力駁而無如其事關國典則誠有不得不亟爲駁正者耳蓋乾隆十三年我皇上巡幸中州興舉崇儒功思衛道特遣重臣

諭祭于韓文公墓所其時孟縣知縣臣周海恭承

恩命恪考前蹤先期十日傳集邑中紳士大等設幕習儀屆期于縣西十二里韓家莊後文公墓所場誠將事當是時也煌煌

天語振河嶽以傳聲鶴鶴

御香護松楸而世襲於是一時觀禮人衆咸以爲斯文之
大華不世之遺逢自青衿俊彥以至黃童白叟喜氣
雲蒸懼聲雷動者蓋數千百人焉旣歎盛議此現今
同在志局探訪之歲貢生臣楊以誠當時尙爲諸生
身親執事恭述歷歷如在目前者也然當時博士臣
韓法祖雖恭刺

諭祭碑文但置城中韓文公祠以爲謝祠者瞻仰韓文公
墓前則尙未及刻石茲於本年乾隆己酉歲秋九月
續博士臣韓九齡仍敬識重刻

諭祭碑于文公墓前當時行禮之處而立之猶盛哉輝映
九原榮垂千世而今而後繼邇者感知公墓之曾遊

聖恩非容妄改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焉者也斯非前賢之厚幸歟而抑又有會逢其適者則公墓前有碑四通皆近數十年間官民所刻殊無足以資作志採擇者乃于本月中秋後二日連雨之後正當文公墓前一碑出土洗視爲前明嘉靖二十九年知縣邢賢謁公墓詩碑雖半剝落然昌黎伯墓及展墓後至金山寺等字具在殊足與前明耿侍郎詩序相發而是碑初出當經博士九齡奔走徃拓之日更於韓莊內

關帝廟中訪得前明宏治十七年所造大鐵香爐一座其前題識云懷慶府孟縣韓家莊韓文公塚饗堂大香爐一座重二百五十斤則又與詩碑前後正合蓋碑

則云公墓近金山寺爐則以公塚合韓家莊一金一石皆指此墓而言若合符節而耿侍郎詩序并莊與墓言之而未明亭墓與莊近在一處者得此遂昭然衆曉矣蓋碑與爐皆承耿侍郎表章之後而爲之者也然此一石一金不先不後至是而全自得之此殆亦有數存於其間庶幾考證公墓者亦幸得藉手以圖傳信于後來也則一石一金雖明代而亦深足貴重矣惟自前明成化至今已三百有五年卽筮

國朝康熙乙亥喬孝廉修志之時亦已二百一十年顧以二百一十年以後一人擬議之虛詞而欲改二百一十年以前衆人聞見之實蹟雖各伸所見亦可謂

失官之至矣然三人輾轉傳會之處幾于滋蔓難除
卽詳爲鉤考而使非身歷公尹村祖絕斷難以悟其
遠近牽合之失實而又非身歷公韓莊遺墓則一彼
一此情形亦猶有未盡者則甚矣考古之不易言也

今

幸得身歷二處而因于前明金石二種之外又

別有一證而更古者則韓莊文公墓前巨柏二株各
高數丈圍各一丈有餘以所見華陰廟及嵩陽觀所
謂漢柏者較之其大儻伯仲之間卽城西南野戍鎮
潘令舊祠所稱舊柏現存者其大亦不過此二柏斷
非三四百年間物且以新得明嘉靖詩碑中所言老
柏蒼虬者觀之可見當時已稱爲老柏則二柏之爲

唐柏無疑且通邑亦無有墓柏至於如此之大者卽此二柏亦可知爲文公墓無疑矣此亦豈不較風雷驚盜而更實耶蓋所謂左臂高塚者亦並無植木矣又柏岡係三株云四十年前盜去其一或云中夜風雨失之今二株尤當愛護也茲邑令仇汝瑚表爲漚柏使見公之墓當日遺植猶有共閱終古焉者迨厥後仇汝瑚及興縣前舍人康儀鈞假師進士武億武進太學生湯令名等更屬爲重書皇甫湜所撰公神道碑立於墓側并撮此篇大意作韓文公墓考一篇刻于是碑之陰昌旣得勉將茲事以附景行之末而又更有所歎美者則文公斯墓乃真所謂千古佳城

爲非此不足位置公者蓋嘗薄遊王屋天壇而知行

脉東下蜿蜒百里直至金山公竈當其上游其盤廻

而奔湊者則黃河繞其前嵩嶽鎮其外太行屏其後

濟水界其隅蓋五嶽得一四瀆得二名山得三

謂王屋太

行少而芒山諸峯緱氏三山龍門雙闕大騶一山正

對環列者皆猶其次登瑩觀之但覺河嶽效靈氣象

千萬所謂天造地設者而非公以千秋人傑亦豈足

以長有此地靈也哉夫是以咸通狀頭

公之孫袞咸通七年狀元

及第見洪興祖所引諱行錄既光于在昔

卽公子昶墓誌中各親者

熙朝世職更永於來茲蓋此中誠非偶然矣而豈私心

小智之可得而測又豈堪輿小道之所可同日而語

幾故謹因辨正諸說之後而并著之以當先賢墓
記一則兼使後來者知公之爲瑞人紳士明出天外
不可梯接者蓋尤有在于身後者云

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韓昶墓在城西北二
十里蘇家莊卽古尹村嶺韓氏祖塋前

自爲墓誌銘石尙存城南門內韓文公祠諱文見後
金石志並不具載

按韓別駕墓誌在尹村祖塋前出土者說已見上韓
文公墓後按語及後金石志所載此誌末跋語而仍
有未盡之意者則竊謂以別駕之忠誠質直亦何至
於遺墓有被發之事是蓋別駕之靈欲出此石以上

證文公之爲河陽人而藉以仰導我

國家

特恩于千載之後而下庇其遺裔于來世之餘實皆爲文
公之功當食報于世而後別駕之墓乃亦不辭經此
小劫及誌石旣出而當時官民隨亦爲之封其墓也
然竊謂後此守土之官亦宜爲之飭護示禁蓋凡古
人遺冢莫不宜然况于韓公之功不必具論卽韓公
之文凡束髮受書者靡不誦讀沾溉藉以啟發聰明
潤色文字及其守土亦旣景仰致敬于其祠墓尙當
推廣屋及之愛豈于其父祖子孫之墓在是而忍令
其平地頽廢凡人皆得而踐踏蹂躪之者乎今接別

爲墓地。厥謂誌石出土者。瓊爲村。毘牛車便道。出于
其旁。深至數尺。而所謂安定桓王墓者。則隴外原有
大路。而行人捷徑。三條交于其頂。其三交之處。相去
不過尋丈。其中卽所謂桓王墓。雖稱爲錐鑿不入。而
亦難保其常然。蓋存知者。亦無不爲之心。惻若公之
裔孫。雖襲世職。而所居旣遠。且屬在鄉里。未必能令
行禁止。仍在乎守土之官。以時飭禁。或爲之封樹。或
爲之界至。庶無知之徒。不致冒昧。而干法之輩。不致
覬覦。此則現在地方職司。雖已加意曉示。而仍冀後
之官斯土者。披閱斯志。共存過車式。問入墓生敬之
意。而以仰慰前賢於不替。亦仁人君子之盛德也。故

不避煩冗而筆之於篇焉至公裔孫之宜勤思保謬
則又不待言者矣又是墓邑令仇汝瑚并爲書石可
立云

大理寺丞韓湘墓在城東五里謫星廟坡底

按韓湘卽文公之姪孫世俗傳其成仙并致牡丹瓣
上詩句之異者而數十年前遂有題其墓者云大唐
神仙韓湘子之墓於此既神仙矣焉得又有墓乎茲
邑令仇汝瑚爲以題云唐進士大理寺丞韓公湘之
墓云

工部尚書皇甫權墓在西甌村

戶部尚書李樂墓在舊河陽

五代

高思繼墓在南莊鎮

舊志云高行周爲洛陽留守遷葬父思繼于河陽之南莊鎮明崇禎庚辰盜發其冢有墓銘鐵槍猶存云後晉丞相中書令兼樞密使魏國公桑公維翰墓在城東十八里桑家坡

按桑丞相墓舊志不載但于流寓載其爲河陽書記因家河陽今桑家坡是云云而今坡上有桑丞相墳老少皆知且墓前并有殘碑尺許中間尚餘晉字及大節也等字確徵爲桑公之墓桑公爲後晉忠臣不可任其磨滅故茲邑令仇汝珣重修其墓而屬書

晉丞相桑公維翰之墓于石仰立墓前

宋

太傅魏國公諡文懿馮拯墓在城西曹家坡後子金州
觀察使行已桂州團練使右武衛大將軍伸已同葬此
按三塚至今尙存邑令仇汝瑚重修并屬書石重立云

左千牛衛將軍衛廷諤墓暨妻高平縣君徐氏墓俱在
城西二十里東窰村

按衛君夫妻二墓舊志未載茲訪得墓誌銘于城西
之東窰村出土知墓在其處高平縣君誌爲李挺之
先生之才撰殊堪愛重且其中并有可資考證地理
之處尤爲有益志乘文見後金石志並有跋語在後

元

河陽遯士苟君士忠墓表考

郝經河陽遯士苟君墓銘

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儀真者二年河陽苟宗道以門生從行爲行府都事治書狀都管二事繼繼淹抑日夕相從一日書其先人之事以請曰不孝嘗昧不能備述先德惟是先人之事所見聞者敢請一言半辭以資冢木余之先君子晚年與宗道之父之執且其子受學於余故嘗聞其論議而見其梗槩於治亂情僞靡不洞練而論皆僞臆蓋知機之士不犯難行而能遯世以保身者嗚呼乾坤瀆戰海宇橫潰能爲

時而起勳名擢治泰以濟斯人則可也如其不能
卷懷閉密不與時角以全其天亦可也不狀則冒難
以進而不知止解不爲暴虎憑河徒靡身於世者君
諱士忠字信之孟州河陽人金源末以貲食豪鄉土
知世將亂乃俠游京都結納豪右以觀時變及歸而
河朔已受兵矣州募民團守號義兵推君爲都統保
青龍山時金遷汴限河以國流民南渡爲北兵所擠
而阨於河孟津渡尤爲要害而津吏因緣爲姦名爲
守法而控勒納賄積流民數十萬蹈籍以死君謂其
人曰是不可坐視於是列津吏罪狀請於機察使而
聞諸朝卽詔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濟以全活歲

壬辰河南亡君知不可爲乃散所保各歸鄉里兵鋒
方南遂北首以辟之居燕趙之間宣使老索來蒞順
天知其材欲引爲參佐力辭不就無何告訐蝟興更
相誣陷往往破家惟君獲免益稱疾不出三十餘年
不視戶外以絕辟召或者又欲相授遂稱疾篤昇歸
河陽先世之未葬者皆爲遷耐持諸子昏配亦畢乃
曰養生喪死餘無憾矣汝曹有業足以樹立有田足
以衣食我亦瞑於地下戊午春二月己亥卒於河陽
之沆河春秋五十有九從葬先塋禮也同室劉氏雲
中大姓也敬順不違克盡婦道二子宗道宗禮宗道
沉郁力學已爲傳器宗禮材足克家讎者皆謂能大

時而起樹勲名開治泰以濟斯人則可也如其不能
卷懷閉密不與時角以全其天亦可也不狀則冒難
以進而不知止鮮不爲暴虎憑河徒靡身於世者君
諱士忠字信之孟州河陽人金源末以貲食豪鄉土
知世將亂乃挾游京都結納豪右以觀時變及歸而
河朔已受兵矣州募民團守號義兵推君爲都統保
青龍山時金遷汴限河以國流民南渡爲北兵所擠
而阨於河孟津渡尤爲要塞而津吏因緣爲姦名爲
守法而控勒納賄積流民數十萬蹈籍以死君謂其
人曰是不可坐視於是列津吏罪狀請於機察使而
聞諸朝卽詔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濟以全活歲

壬辰河南亡君知不可爲乃散所保各歸鄉里兵鋒
方南遂北首以辟之居燕趙之間宣使老索來蒞順
天知其材欲引爲參佐力辭不就無何告訐蝟興更
相誣陷往往破家惟君獲免益稱疾不出三十餘年
不視戶外以絕辟召或者又欲相授遂稱疾篤舁歸
河陽先世之未葬者皆爲遷耐其諸子昏配亦畢乃
曰養生喪死餘無憾矣汝曹有業足以樹立有田足
以衣食我亦瞑於地下戊午春二月己亥卒於河陽
之沈河春秋五十有九從葬先塋禮也同室劉氏雲
中大姓也敬順不違克盡婦道二子宗道宗禮宗道
沉郁力學已爲偉器宗禮材足克家識者皆謂能大

聖裔孔公信墓

皇甫氏撰孔公信墓誌

孔氏之獲在魯者有明齋矣其疎族散處天下或逸而不載宋時有爲青州太守者實出於魯族生二子季曰琛仕至懷州防禦使因家於懷防禦之始身出進士登第爲河陽令徙居於孟卽今孔公之先父也生二子有子曰文政文叔文叔自幼而敦敏長而能文壯而好武嘗亡金時扈從岐王南征有功累遷至大官今父老尙能道之者取周氏與文叔比德是生公公諱信爲人敦厚明敏讀書博學時人稱其有禮風乃湮時而不仕棲運田畝以閑居自娛常曰吾祖

崇來不知其幾何人或顯或晦豈非前定耶人生不滿百使鄉里稱善人足矣遂優游里社以終配陳氏生子男四人仁仲修佑成繼守先業隱而不曜今四子之後子孫存歿此不復載令自列於碑陰乎當論之往古聖賢雖黃帝堯舜三代之後或溷沒而不聞多矣惟吾夫子之族封諸曲阜散之四方歷輪國秦漢魏晉六朝隔唐而下以迄於今名儒大官顯人顧代代不乏豈天地之元氣不可息與今河內防禦公之族殆聖林之一枝耳因系之以辭曰

孔氏之族昭如日星使君伊何有來自青萍流尋源實自魯庭防禦河陽令德惟馨貽厥孫謀存諸典刑

聖裔孔公信墓

皇甫氏撰孔公信墓碑

孔氏之後在魯者有明譜矣其疎族散處天下或逸而不載宋時有爲青州太守者實出於魯族生二子季曰琛仕至懷州防禦使因家於懷防禦之孫秀由進士登第爲河陽令徙居於孟卽今孔公之先幾也生二子有子曰文政文叔文叔自幼而敦敏長而能文壯而好武嘗亡金時扈從岐王南征有功累遷至大官今父老尙能道之者取周氏與文叔比德是生公公諱信爲人敦厚明敏讀書博學時人稱其有祖風乃湮時而不仕棲遲田畝以閑居自娛常曰吾祖

宗來不知其幾何人或顯或晦豈非前定耶人生不滿百使鄉里稱善人足矣遂優游里社以疾終配陳氏生子男四人仁仲修佑咸繼守先業隱而不曜今四子之後子孫存歿此不復載令自列於碑陰予嘗論之往古聖賢雖黃帝堯舜三代之後或湮沒而不聞多矣惟吾夫子之族封諸曲阜散之四方歷戰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而下以迄於今名儒大官顯人顧代代不乏豈天地之元氣不可息與今河內防禦公之族殆聖林之一枝耳因系之以辭曰

孔氏之族昭如日星使君伊何有來自青萍流尋源實自魯庭防禦河陽令德惟馨貽厥孫謀存諸典刑

嗣守先業孰敢荒寧由公而下燭火之焚公之素節
垂馨千齡琢石墳阿如新發碑後之來者請視斯銘
按孔公信墓全不知所在其碑石已佚碑文祇從舊
志錄入其文中有極知尊聖人語在元時固難多獲
惜撰人姓存而名則亡耳餘并見後金石錄碑目下
跋語

明自明至國朝凡志墓表碑之石大畧具存蓋固不入卽後金石志明刻亦摘錄而已不能備載也
刑部尚書馮冕墓在城西南五里鬪雞臺西北

按舊志乃康熙間修載馮尚書墓在城西南五里曹
家坡南至乾隆八年黃河漲塌將及墓所後裔馮禮
遷于今處

山東歷城縣教諭耿愈墓在城西四十里北陳村

禮部郎中署尚書事蓋霖墓在城東南五里口子村

鎮國將軍李英墓在城西十里紫金山

戶部員外郎劉中墓在城西三里廉家橋

直隸沅城縣知縣楊舟墓在城東北十里韓丈村

五官監候諭忠愍楊公源墓在河陽驛東

南京戶部尚書劉思問墓在城西北八里田丈村

山東陽穀縣知縣劉文源墓在城西三里廉家橋于遼

東前屯衛教諭瑯陽城縣知縣孫廣濟縣訓導鳳鳴

同墓此

封承德郎河間府通判楊涓墓在城北門外一里許子

陝西平涼府同知孫長孫四川廬山縣知縣王桂同葬此
鳳陽中衛經歷董漢墓在城東北廿二里後洋村

寧武衛教諭劉耕墓在城西三里康家橋子湯陰縣訓
導世臣同葬此

直隸行唐縣知縣尚書墓在城西五里許村

山東平度州訓導湯克勤墓在城西三里許村

直隸密雲縣訓導毛鑄墓在城東五里上段渠村

贈文林郎大理寺評事韓卿墓在城西北隅子大理評
事爭春同葬此

山西平陽府經歷耿融墓在城北三里唐村

直隸容城縣知縣薛應祥墓在城東北七里緱村子湖

廣武昌縣教諭

國朝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士傑同葬此

陝西神木縣知縣尚問墓在城西二里馬家庄

上海縣丞湯舉墓在城西二里馬家庄北湯氏祖塋內
舉從弟成安縣主簿誼舉孫禹城縣丞冕舉元孫延津
縣訓導允昌同葬此

蓬萊縣主簿陞御府典寶正湯樹績墓在馬家庄後西
北

郊縣教諭耿啓先墓在城西北隅子陝州學正俊秀同葬此

沈邱縣教諭宋民樂墓在城西南三里三道溝

死節忠烈舉人李流舉墓在城北七里太子村

死節典史李應選墓在城東郊題曰死節典史之墓

良鄉縣丞湯國紀墓在城西一里馬家庄湯氏祖塋後
按湯丞國紀生平事蹟舊志不載及修志之初鄰庠
生湯金章赴縣呈稱九世叔祖國紀于前明崇禎間
由縣椽任良鄉縣丞因流寇變故守城自縊殉節弟
國綸亦戰死後國紀柩驛歸莖具載家傳舊譜未知
良鄉志乘曾否記載茲值本邑修志求移查徵實當
經邑令仇汝瑚以事關忠節欲得實據以便表揚隨
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專役移關確查往返月餘
蓋其慎也惜良鄉關覆祇稱彼志僅載至前明隆慶
而止大抵地瘠民貧素乏讀書稽古之士當明季兵

夔自顧不遑尚何能於殉節捐軀者爲之紀略云云
似此未得確據難以請

旌入祀然覆文亦未云必無其事而作志之道傳疑亦
所不廢故載呈闕大略如右以俟後人更考焉

國朝

所載諸墓但據各後人報到
識入其未報者不能遍訪也

贈中憲大夫湖廣長沙府知府薛威生墓在城東北七里
梁村岡子長沙府知府琳聲同墓此

封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薛抱素墓在城北五里留宿村
子江西南康府知府所習直隸高邑縣知縣所本孫大
理寺丞奮生同墓此

白水縣知縣喬來鳳墓在城北二十里張營村

唐縣教諭湯氏比墓在城西八里廉家庄南白草坡

嘉定縣知縣宋爾瑜墓在城西南三里三道溝

盧氏縣訓導毛尚志墓在城東北五里上段渠村

光祿寺署丞韓所蓄墓在城東北七里縱村

陝西洵陽縣知縣喬翔鳳墓在城東北十里武庫村

湖廣襄陽縣知縣毛文錦墓在城東五里上作村

廣西博白縣知縣薛所具墓在城東北七里縱村孫彰

德府訓導樹德同葬此

永城縣教諭段文蔚墓在城北二里賀家庄

睢州學正楊履泰墓在城北門外里許

蘭陽縣訓導楊德墓在城北門外北水磨後

地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洛陽縣北維維所經
籍今常以爲津孔穎達曰蓋者河北地名於孟地置津
謂之孟津林之奇曰河流至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
以橫舟而渡也後以武王盟諸侯于此故又謂之盟津
今野戍鎮南河陽渡口是然河南府志謂上下數十里
通得謂之孟津云

按孟津故實見于經者唯書禹貢最古此外則易繫
傳言河出圖而緯書因之隋子紀傳述之大抵言河
圖出于孟津茲摘載焉禮舍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
天應以鳥獸草木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挺佐輔曰天老告黃帝曰河有龍圖洛有龜書春秋

說題詞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龍
圖發洛龜書感王者沉禮焉尚書坤傳曰堯沉璧于
河白雲起回風搖落又曰禹觀于河而授祿字淮
南子曰至德之世河出丹書洛出綠圖水經注河水
曰粵在伏羲受龍馬圖于河八卦是也故命曆序曰
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
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李尤盟津銘曰洋洋河水朝
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又河水南對首陽山孟
津下曰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
吾河精也授禹圖而還于淵又曰昔帝堯修壇河洛
擇良議沉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五老遊焉相

謂河圖當來告帝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爲流
星而升于昂竹書紀年沈注云龍圖出河龜書出洛
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于明庭又曰堯在位七
十年洪水旣平乃修壇場于河洛二月辛丑昧明禮
備至于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四起回風搖
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
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泥以黃金約以青
繩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又云舜在位十四年乃設
壇于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昃榮光休至黃龍負圖長
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又曰禹觀于
河河精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訖授禹圖言治水之事

乃退入于淵又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鳳凰見
黃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况璧禮畢至于日昃榮
光竝出暮河青雲浮至曹龍臨壇吐元甲之圖坐之
而去禮于洛亦如之河南府志曰合觀依古以來河
圖不一出也而見于纏者惟邵子所傳一六北二七
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之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
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洛書其真理數之原文字
之祖歟太平寰宇記曰河陽孟津夏禹將興神龜負
圖出河并武王觀兵皆此津也今按以上所言雖傳
聞異辭然中天符瑞原本聖經不可不謹而誌之故
具錄如右云

又按孟縣之名起于孟津唐孔氏穎達注尚書孟津所云孟者河北地名此外未見證佐而舊人志孟遂據路史所云孟爲古孟涂國以爲孟地緣起按孟涂之名見竹書紀年云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葢訟又山海經云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居山上在丹山西郭璞注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今建平郡丹楊城秭歸縣東七里卽孟涂所居云云其事祇近于神並未聞有爲侯國之君之說而水經注于江水東逕巫峽歷嶼東逕新崩灘下略云灘下十餘里有大巫山神血涂所處且引山海經此校則俱作血涂亦并

乃退入于淵又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鳳凰見
黃英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九鼎禮畢至于日昃榮
光竝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吐元甲之圖坐之
而去禮于洛亦如之河南府志曰合觀依古以來河
圖不一出也而見于纏者惟邵子所傳一六北二七
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之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
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洛書其真理數之原文字
之祖歟太平寰宇記曰河陽孟津夏禹將興神龜負
圖出河并武王觀兵皆此津也今按以上所言雖傳
聞異辭然中天符瑞原本聖經不可不謹而誌之故
具錄如右云

又按孟縣之名起于孟津唐孔氏穎達注尚書孟津所云孟者河北地名此外未見證佐而舊人志孟遂據路史所云孟爲古孟涂國以爲孟地緣起按孟涂之名見竹書紀年云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葢訟又山海經云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居山上在丹山西郭璞注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今建平郡丹楊城秭歸縣東七里卽孟涂所居云云其事祇近于神並未聞有爲侯國之君之說而水經注于江水東逕巫峽歷峽東逕新崩灘下略云灘下十餘里有大巫山神血涂所處且引山海經此校則俱作血涂亦并

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
有八陁第一軹關陁第二太行陁第三白陁此三陁
在河內第四溢口陁對鄴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陁第
七蒲陰陁此三陁在中山第八軍都陁在幽州合以
今日之地軹關陁在濟源縣太行陁在懷慶府城北
白陁在輝縣輝縣界連淇縣淇縣卽古朝歌也懷北
之陁亦名羊腸坂上有天井關八陁隨地異名獨此
稱其本號蓋其地據南北之喉南得之可以制北北
得之可以制南其形則北高而南下故自南以進常
謂之登由是言之入孟門入白陁也登太行登羊腸
坂也一入白陁以隨其險阨一登太行以瞰其腹心

熒庭者卽陘庭也蓋已直逼晉之國都矣從來晉受諸侯之兵未有如此之危迫者成韓邵二語又言退兵之整暇云云按此所言於登太行句甚爲得之至謂白陘爲孟門而云入此以陘其險阨者則仍未然蓋亦尚未備知由河內入晉之徑途迂近也今按太行陘在懷慶府北土人呼爲大口者蓋自河內取太行陘路道澤州沁水翼城而至晉都曲沃不過四百七十里然若一由白陘入則皆至澤州合路其實但成一隊而已此蓋非也所謂入孟門者當卽指由軹關陘一路而言之蓋自河內取濟源軹關陘路道垣曲絳縣而至曲沃轉不過四百五十里其登太行陘

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逶亘十三州之界
有八陁第一軹關陁第二太行陁第三白陁此三陁
在河內第四溢口陁對鄴第五井陁第六飛狐陁第
七蒲陰陁此三陁在中山第八軍都陁在幽州合以
今日之地軹關陁在濟源縣太行陁在懷慶府城北
白陁在輝縣輝縣界連淇縣淇縣卽古朝歌也懷北
之陁亦名羊腸坂上有天井關八陁隨地異名獨此
稱其本號蓋其地據南北之喉南得之可以制北北
得之可以制南其形則北高而南下故自南以進常
謂之登由是言之入孟門入白陁也登太行登羊腸
坂也一入白陁以墮其險阨一登太行以瞰其腹心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又東三百里曰教
山教水出焉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
望少澤又東南三百里曰孟門之山其上多蒼玉多
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郭注太行山云今河內野王
縣西北注王屋山云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注教山及
教水云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是也注景山及
鹽販之澤云外傳曰景霍以爲城及鹽池今在河東
猗氏縣及注孟門之山則亦引尸子龍門未辟數語
及穆天子傳北升孟門九河之際而不言今所在然
竊謂教山教水景山鹽澤今皆實有其地與王屋山
相去遠者不過二三百里則孟門亦可知矣此孟門

近王屋山卽近軹關之一證也蓋教山教水景山鹽澤等俱爲中條山迤東以至王屋一帶之山而近王屋山二三百里之間如陽城之析城山固其著者而垣曲則更有三錐山鼓鐘山折腰山清廉山白馬山鋸齒山諸馮山馬頭山等皆重峯峻嶺下鑿銅礦上鑿青天墜人心目意孟門卽其中之一也或連山皆謂之孟門山問嘗與康舍人儀鈞登王屋山同指西北諸山巉絕處詢之士人則云是孟門山彼土人亦何知古記而其言如此亦可異也而今於此外又得一證似更可爲確據者蓋又嘗卽郭注山海經孟門山所引穆天子傳北升孟門九河之隘一語遂就穆

天子傳而寶積之按穆天子傳稱孟冬壬戌至于雷
首之阿癸亥升于崑之際丙寅至于鉞山之隊東升
于三道之際乃宿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
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南
征翔行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庚辰天子大朝于宗
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漣水以西三萬有五
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乙酉天子口

觶

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河口

當是

前云絕鉞山之隊

通論之 抵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

九河之際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龜山之上奏廣樂
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細以干支核

近王屋山卽近軹關之一證也蓋教山教水景山鹽澤等俱爲中條山迤東以至王屋一帶之山而近王屋山二三百里之間如陽城之析城山固其著者而垣曲則更有三錐山鼓鐘山折腰山清廉山白馬山鋸齒山諸馮山馬頭山等皆重峯峻嶺下鑿銅礦上鑿青天眩人心目意孟門卽其中之一也或連山皆謂之孟門山問嘗與康舍人儀鈞登王屋山同指西北諸山巉絕處詢之土人則云是孟門山彼土人亦何知古記而其言如此亦可異也而今於此外又得一證似更可爲確據者蓋又嘗卽郭注山海經孟門山所引穆天子傳北升孟門九河之隘一語遂就穆

知此山當亦初希孟門後更因近盟津而亦易稱盟

門耳蓋穆王時去武王未遠也是故郭注山海經于

孟門之山下引穆天子傳云北升孟門凡河之隘既

以孟字通盟字而穆天子傳亦係郭注于此句下復

引尸子河出于盟門之上則又以盟字通孟字可見

盟門之即孟門至若二字所以相通之由當必非無

故而然也又此傳郭注其于隊字謂為谷中險阻道

蓋即古隊字而隊與二字聲極相近則豈非絕無關

徑而升于盟門之山耶是則審孟門之山之近于孟

津則可惜以知左傳入孟門之說必不在于朝歌輝

縣其渾謂原地者得之及審孟津之近于孟門則固可

以知孟津之名在古昔或以近于孟門而名之而必
非如路史之所稱以孟爲古孟涂國而得名而孟津
之名乃更有似于道元注水經謂龍門之上有孟門
而并去兼孟門津之名者矣又彙或疑古條字卽中
條山與雷首接亦當垣曲西南然此當闕疑至郭注
盟門九河之墜云盟門山今在河北與山海經孟門
之山及左氏入孟門圖譜及盟門粗應足以見郭注之
多可據乃不必拘遵元所謂孟門在龍門之上者矣故
嘗竊謂孟門當爲近垣曲諸山而孟津或本由孟門山
而得名也凡此所言雖近燕衍然孟津之名實爲縣
名之所自起故不得不自具其所見以冀一當焉

知此山當亦初名孟門後更因近盟津而亦易稱盟門耳蓋穆王時去武王未遠也是故郭注山海經于孟門之山下引穆天子傳云北升孟門九河之隘既以孟字通盟字而穆天子傳亦係郭注于此句下復引尸子河出于盟門之上則又以盟字通孟字可見盟門之即孟門至若二字所以相通之由當必非無故而然也又此傳郭注其于隊字謂爲谷中險阻道蓋卽古隧字而輗軼二字聲極相近則豈非絕輗關徑而升于盟門之山耶是則審孟門之山之近于孟津則可惜以知左傳入孟門之說必不在于朝歌雖縣其渾謂原地者得之及審孟津之近于孟門則固可

以知孟津之名在古昔或以近于孟門而名之而必
非如路史之所稱以孟爲古孟涂國而得名而孟津
之名乃更有似于道元注水經謂龍門之上有孟門
而并去兼孟門津之名者矣又巢或疑古條字卽中
條山與雷首接亦當垣曲西南然此當闕疑至郭注
盟門九河之陞云盟門山今在河北與山海經孟門
之山及左氏入孟門圖語及盟門粗應足以見郭注之
多可據乃不必拘遵元所謂孟門在龍門之上者矣故
嘗竊謂孟門當爲近垣曲諸山而孟津或本由孟門山
而得名也凡此所言雖近蕪衍然孟津之名實爲縣
名之所自起故不得不自具其所見以與一當焉

漢李尤孟津銘一首

洋洋河水赴黎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函白神
赤符以信書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
按此據本集載者水經注但載前四語作盟津銘又
赴作朝而本集又有河銘前與此同而無黃函二語
後又四語云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
珍云

魏文帝孟津五言古詩一首

良辰啓初節高會極歡娛
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
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
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
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
胡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魏文帝於盟津作五言古詩一首

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曠遊子感所生
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

按古辭長歌行前與此同後有六句云凱風吹長棘
天天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佇立望西河
泣下霑纜纒未辨另是一首否并識俟考

向盟舊志云周初以十二邑封蘇忿生此日向曰盟接

左傳王取鄆劉蕢邾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温原絺樊隰鄆攢茅向盟州陘隕懷杜注向軹城西有

地名向上盟今盟津春秋地名考云盟地後歸晉謂之

河陽竹書紀年云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

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太平寰宇記云河陽縣秦爲河雍濟源縣志云向國今在縣西南五十里南山西曲地名左家山云

按濟源縣志所言於水經注地望爲合則向城故址入濟源在今縣界外或其地尚有關入今界者耳若盟則今地是也又按詩作都于向正義引杜預云河內軹西有地名向上謂在東都畿內而路史又云皇甫作都沛國之向漢屬龍亢今入穀熟則似又不指此故舊志載向都之名而茲則闕之但有其說備考

鉤陳壘舊志云今北陳村是侯傳爲武王誓師壇蓋八百諸侯會處以紫微有鉤陳之宿主兵陣故壘資其名云

按今二壘尚高文餘相去可數十步頗若對立者然水經注謂河南有鉤陳壘其文見前山川內河水又東過野戍城舊洛陽城南下然則所謂鉤陳壘者當在河南而今乃在河北或壘非一處而名固不殊蓋難以深考矣

春秋時河陽故城春秋僖二十八年書天王狩于河陽按水經注河水又東逕河陽縣城南謂卽天王所狩之河陽次及冶阪次逕臨平亭北次逕洛陽縣北然後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以及于河北之北中郎府并云河陽故城在冶阪西北又按冶阪卽今之白坡北中郎府卽今之野戍鎮地是天王所狩之河陽故城

爾雅釋地曰梁莫大於淇梁郭璞注曰梁隄也隄似
訓隄防之隄卽以隄防之義訓梁而爾雅釋宮陸
謂之梁郭注曰卽橋也或曰石絕水爲梁蓋以橋訓
梁卽以橋訓隄仍似其前所注淇梁之梁爲隄者其
本及聲又曰隄塘也從阜是聲則梁無隄防之義而
隄亦似無橋梁之義本不相通而玉篇又曰隄塘也
橋也限也則又兼橋梁隄防爲說是則隄可以兼橋
梁之義而梁乃獨不能以兼隄防之義矣然酈道元
注水經淇水引淇梁下解曰梁水隄也謂是水之墳
梁也又考爾雅釋地曰墳大防也郭注墳謂隄邢疏

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杜注云
蓋河上之邑春秋地名考云或謂櫟爲范文子之邑
又孟朝邑縣西北十三里有輔氏城按此則櫟與輔
氏當不遠而此地去朝邑絕遠則謂郇封村卽郇櫟
爲范氏采邑者殆無他據不過其字偶同而已耳

溟梁春秋襄十有六年公會晉侯以下於溟梁杜注溟
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舊志云今縣南梁村岡
迤東二十餘里皆是古溟水出於其下自温入河明萬
厯間改由孟港云

按溟梁之名亦此地著稱舊志以爲卽梁村岡竊嘗
以爲于古記情形未合因別作溟梁說一篇附後云

爾雅釋地曰梁莫大於溟梁郭璞注曰梁隄也隄似
訓隄防之隄卽以隄防之義訓梁而爾雅釋宮曰隄
謂之梁郭注曰卽橋也或曰石絕水爲梁蓋以橋訓
梁卽以橋訓隄仍似其前所注溟梁之梁爲隄者其
隄亦通爲橋梁之義然按說文曰梁水橋也從水從
木及聲又曰隄塘也從阜是聲則梁無隄防之義而
隄亦似無橋梁之義本不相通而玉篇又曰隄塘也
橋也限也則又兼橋梁隄防爲說是則隄可以兼橋
梁之義而梁乃獨不能以兼隄防之義矣然酈道元
注水經溟水引溟梁下解曰梁水隄也謂是水之墳
梁也又考爾雅釋地曰墳大防也郭注墳謂隄邢疏

李巡曰墳謂涯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按鄴以梁爲墳梁其墳字之義與謂墳爲大防爲隄爲崖岸如墳墓之義同竊謂以橋梁之義訓梁固爲甚徑然爾雅乃釋地之八陵而及梁梁與河墳則皆當爲大阜之屬非若釋官之言堂室道路以及隄而爲橋梁之義也是則鄴元以梁梁爲墳梁之義有類于加陵河隄之矣者其于上下文義實爲有合似不得執梁字有隄橋之解無隄防之義爲訓也是以邢疏梁梁下引詩傳云石絕水梁而又云然則以土石爲隄障絕水亦名梁而于八陵云大阜曰陵梁梁河墳雖非大阜以其絕大若陵故通謂之八陵也是則梁梁之義

不當作橋梁解而當爲隄障之有似于山阜者解矣然竊遂以爲此不但隄障之似山阜直當作山阜之有似于隄障者解耳蓋嘗數由河內至濟源道中南望淇水上孟縣之紫金山發脉于王屋山者長及百里隨淇水東趨其平若案遠望略無高下又不甚陡峻宛若偃虹長隄之勢者然竊私擬以爲此正陵阜之似于隄防而當卽所謂淇梁者也則鄭注所言謂是水之墳梁者雖未明言其地而實爲暗合也且紫金山舊名嶺山梁陵與嶺聲皆相近或轉音所致不然則嶺山之義自相重複旣無所取而淇水雖長其廣不過一衣帶耳本自不大况于架淇一梁而天下

莫能大遂稱之爲八陵乎哉卽使如後人之言加陵
溟梁河墳不在八陵之內而爲附及者竊謂河墳當
如樂陽金隄之犬之類自可附及若溟水上之一橋
卽附于八陵之後亦不可耳東晉志謂梁村岡爲溟
梁之說本無實據而岡形過于卑伏不稱爾雅之說
故自申所見證以目覩聊備一說以俟後人採擇云
附唐儲光羲行次田家溟梁五言古詩一首

田家俯長道邀我避炎氛當暑日方晝高天無片雲
桑間禾黍氣柳下牛羊羣野雀栖空屋晨風不復聞
前登溟梁坂極望溫泉分逆旅方三舍西山猶未曛
附宋文彥博溟水五言古詩一首

漢祖渡水經注云冶坂城舊名漢祖渡南臨孟津河
誰謂溟衆大不能容舫舫臨流自縮手揭厲應徒勞
按冶坂城卽今縣西南四十五里白坡鎮又爲鄧津
又爲溫阪津又按自晉杜元凱造浮橋于富平津後
魏于栗磾亦造河橋于此

漢高講武城舊志云在下孟州河干路東俗名蜀王城
按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下云有高祖講
武塲按平縣故城卽今孟津東二十五里舊縣與此
正對然則或南北岸皆有高祖講武之蹟耳
尤來砮舊志云漢末尤來據此在大裘村西北

白騎塢在縣北二十五里白墻張營村舊志云漢末張
晟棄衆屯此孤立袁曹間晟出入好乘白馬故名水經
注云塢在南原上爲淇同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險
阻惟西販築而已

今按淇同二水合處皆爲平田無復舊險矣

河橋舊址在縣西南三十五里野戍鎮故河陽城南

按晉書武帝紀泰始十年九月立河橋于富平津并
杜預傳請建河橋于富平津卽此後自唐至宋亦皆
在是其廢則當在宋南渡後耳詳見後三城下按語
晉河陽縣故城并在野戍鎮

按是城卽潘岳作令諫民種花處今其地四野尚多

桃李花時爛熳較諸處爲更盛殊有當日遺風云

晉潘岳河陽縣作五言古詩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疾妨賢路再升上宰朝

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僚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

幽谷茂織葛嶮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橋

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衰時泰小人道遂消

譬如野田蓬華流隨風飄昔倦都邑遊今掌河朔徭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漭修功鬱峩堯

誰謂晉京建室邇人實遠誰謂率邑輕令名患不劭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歟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颺

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話福謙在純約害盈在矜驕

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千
房同模千子若一禦渴療飢解醒止疾旣乃攢乎狹
庭載阨載福土階無等肩墻惟淺鑿蒼苔瓦被駁
蘚處悴而榮在幽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於王
公薦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淪厥貞菓猶如之而况于人
晉石崇河陽別館見所作思歸引序今遺址失考

石崇思歸引一首并序

余少有夫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
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逸肥遁於河
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
株江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

三州志卷二
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
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朕有凌雲之操歟
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
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心有同於今故制
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
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邛阜濟河陽
整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鴈驚波群相將
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
華池酌玉觴

石崇思歸歎一首

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千
房同模千子若一禦渴療飢解醒止疾旣乃攢乎狹
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墻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
蘇處悴而榮在幽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於王
公薦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淪厥貞菓猶如之而覩于人
晉石崇河陽別館見所作思歸引序今遺址失考

石崇思歸引一首并序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
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菽遂肥遁於河
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
株江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

安國城水經注云溟水東北流逕安國城西

舊志云卽今安村按安村一名申庄在縣北二十二里無辟邑水經注云溟水又南逕無辟邑西

今按縣東北十里前後姚村間古城卽是溟水正經其西齊書謂在河橋北二里與酈注異非是

河陽三城省志云在孟縣西南舊有三城云

按河陽三城者北城南城中城也北城卽水經注所云北中郎府通典云魏孝文帝太和中築莊帝時梁將陳慶之來伐剋洛陽瀋河守北中府城卽此及齊神武使潘樂鎮於此者又按此城卽漢晉以來河陽縣治今縣西三十五里之野戍鎮故河陽城址是也南

考孟津縣志古蹟內有云古城在縣西牛家庄城
西里餘北面崩于河止存南面唐李光弼築以禦
洧者尤信所訪得實蓋南城自在河南岸以河陽北
城連及之而謂爲河陽南城也若中城卽中澗城通
典云本東魏所築元和郡縣志亦云東魏孝靜帝大
象元年築之仍置河陽關天寶前亦于其上置關者
又云謹按至德中史思明之來寇也時李光弼已至
東都聞思明將至乃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
坊市居人令悉出避寇窺其城乃率麾下士馬數萬
東守河陽三城拒逆賊黨初謂光弼自洛而西及聞
保河陽出其慮外疑懼久之不敢犯宮闕光弼訓練

招集威聲大震賊雖入城憚光弼兵威兩不遠百里
西不越畿內陝州得修戎備關隄無虞皆光弼保河
陽之力故自乾元以後常置重兵貞元後加置節度
爲都城之巨防造浮橋架黃河爲之以船爲腳竹篙
互之晉陽秋云杜元凱造河橋于富平津卽此是也
船篙出洪州云云蓋中渾今又謂之郭家渾者是也
然三城之稱爲重鎮實自唐前已然蓋晉都洛陽以
後至後魏孝文帝遷洛命作河橋并置北中府爲重
地北中不守則可平行至洛陽故如元壘并余朱氏
之亂以及周齊相拒大小百戰莫不以河陽爲標的
而五代時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以城歸梁河東

屢爭不克故梁勢益強宋靖康金將粘沒喝前鋒
孟津粘沒喝旋頓河陽紹定四年蒙古自河清渡河
入鄭州其間進退咫尺多視乎此方輿紀要云河陽
蓋天下之腰膂南北之襟喉也斯言得之矣方輿紀
要又引三城記云河陽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古
稱設險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澗表裏二城南
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水方漲南北
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澗屹然如故云云按此所
記尤於三城形勢瞭如指掌益知元和郡縣志所云
四面臨河者之當云三面矣今南城雖入孟津縣然
古昔控制連絡形勢不可不詳究而并著也餘見前

招集威聲大震賊雖入城憚光弼兵威南不出百里
西不越畿內陝州得修戎備關隘無虞皆光弼保河
陽之力故自乾元以後常置重兵貞元後加置節度
爲都城之巨防造浮橋架黃河爲之以船爲腳竹籬
互之晉陽秋云杜元凱造河橋于富平津卽此是也
船籬出洪州云云蓋中渾今又謂之郭家渾者是也
然三城之稱爲重鎮實自唐前已然蓋晉都洛陽以
後至後魏孝文帝遷洛命作河橋并置北中府爲重
地北中不守則可平行至洛陽故如元顥并余朱氏
之亂以及周齊相拒大小百戰莫不以河陽爲標的
而五代時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以城歸梁河東

按此所置縣與前穀旦縣皆當爲僞治未建城者也
畜魚池唐書地理志河陽有池永徽四年引濟水漲之
開元中以畜黃魚云今無考

河陽斗門見唐崔曙登河陽斗門詩目今失其處

唐崔曙登河陽斗門見張貞期題望黃河詩因以寄
感五言詩一首

吾友東南美昔聞登此樓人從川上去書在壁中留
嚴子好真隱謝公航遠遊清風初作興夏日復銷憂
詩與文字古迹隨山水幽已辜蒼生望空見黃河流
榮落春將晚悲涼物似秋天高不可問掩泣赴行舟
關雞臺在縣西南五里舊郡志云唐時洛陽王公貴戚

家歲時令節相聚會走馬關雞子此

全義灘在縣西南二十八里舊志云五代張全義居此
教民耕墾

宋河清縣故城在今縣西四十五里白坡鎮黃河北岸
按縣本唐河清縣唐時此縣當在今濟源縣界內之
柏厓山蓋黃河北岸而後人多謂其在河南岸今考
通典云河清縣南臨黃河左傳云晉陰卽此漢爲縣
柏厓故城在縣西卽東魏將侯景築其倉咸亨中考
功郎中王本立置也云云又唐書地理志云河清縣
本漢軹縣地縣西有柏厓故城卽東魏將侯景所築
武德初于城東置大基縣八年省咸亨四年重置先

按此所置縣與前穀旦縣皆當爲僞治未建城者也
畜魚池唐書地理志河陽有池永徽四年引濟水漲之
開元中以畜黃魚云今無考

河陽斗門見唐崔曙登河陽斗門詩目今失其處

唐崔曙登河陽斗門見張貞期題望黃河詩因以寄
感五言詩一首

吾友東南美昔聞登此樓
人從川上去書在壁中留
嚴子好真隱謝公航遠遊
清風初作興夏日復銷憂
詩與文字古迹隨山水幽
已辜蒼生望空見黃河流
榮落春將晚悲涼物似秋
天高不可問掩泣赴行舟
關雞臺在縣西南五里舊郡志云唐時洛陽王公貴戚

家歲時令節相聚會走馬鬪雞于此

全義灘在縣西南二十八里舊志云五代張全義居此
教民耕墾

宋河清縣故城在今縣西四十五里白坡鎮黃河北岸

按縣本唐河清縣唐時此縣當在今濟源縣界內之

柏厓山蓋黃河北岸而後人多謂其在河南岸今考

通典云河清縣南臨黃河左傳云晉陰卽此漢爲縣

柏厓故城在縣西卽東魏將侯景築其倉咸亨中考

功郎中王本立置也云云又唐書地理志云河清縣

本漢軹縣地縣西有柏厓故城卽東魏將侯景所築

武德初于城東置大基縣八年省咸亨四年重置先

天元年以元宗諱改名河清云云又唐書地理志云
河清本大基武德二年置隸懷州八年省咸亨四年
析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復置并置柏厓縣
尋省柏厓先天元年更有柏厓會云云按三書各
有詳略然通典所云南臨黃河則唐時此縣在河北
岸明矣又元和郡縣志所稱本漢軹縣地者則自來
軹縣地皆盡于河北無有越河南而稱軹地者則卽
此二條已可見其在河北岸也至地理志所稱云云
則知咸亨以後之河清其地屬河南河北兩岸俱有
蓋旣合四縣之地而置河清則河清之疆域乃不獨
在河北而兼有在河南者矣然因此而遂謂其地盡

陸運至河陰更用河舟以次轉運則又何分于南岸
北岸而見倉之必不當在河北耶大抵孟津縣雖在
南岸不可謂倉必當在南岸尤不可因疑倉應在南
岸而并謂唐宋河清城皆在河南岸也茲據諸書細
考而并及之庶宋河清縣故址可明耳

平嵩閣舊志云在孟州舊治後圃北倚太行南憑嵩少
俯瞰黃河實河陽美觀今廢

宋李廸平嵩閣七言絕詩一首

南指嵩高北太行
太行中貫出雲長
君王不恃金湯險
自有仁恩結萬方

宋司馬光和王宣徽九日平嵩閣集五排詩一首

九日英僚集，千秋勝賞同。飛橋貫河渚，危閣壓霜風。
金散黃花泛，雷驚疊鼓通。百峰高鳥外，萬里寸眸中。
棹底臨丹葉，杯中倒碧嵩。來雲低拂座，去雁遠沉空。
吹帽陪遊阻，搖旌結想叢。風流免湮滅，鄒湛倚羊公。
萬艘潭舊志云在舊孟州治南黃河中

宋范鎮萬艘潭七言絕詩一首

私船官運鬪，縱橫殖貨交通。繞近城燈火，夜涼人未
散。古潭宜復萬艘名。

小金隄在縣西南八里。舊志云古築此以捍河患者。

按元至正間有金隄，西建顯聖廟，記蓋隄在元前矣。
揚清閣舊志云在河陽縣治後圃，宋慶曆中令鮮于亨

建者今無存

按河陽縣治蓋指在下孟州城內者而言

聯芳亭舊志云并在河陽縣治後圃鮮于亭建今無存
揚清亭舊志云卽揚清閣故址宋元祐中令高元重建
改閣作亭今并廢

宋黃庭堅河陽揚清亭記并詩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知縣也慶曆中
著作郎知縣事鮮于亭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爲
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于其園曰聯芳架閣於
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
四十年來者不嗣堦垣污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

三州元卷二
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屬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開園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爲作詩曰

邑有社稷古垂聲侯夷不自喜以蒨月偷高侯爲邦民不吏賅吏姦輒得有距有鈎去其螟蟲麥禾旣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雁于水賓贊士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云其思之

德威堂舊志云在舊孟州治宋文彥博嘗以司空出判

河陽後其子及補亦知河陽建此堂今無存

宋蘇軾德誠銘并序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斐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膺來聘軾奉詔館客與

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細批滌公也耶
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賦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
不如鬻弊古今治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
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義首領有溫谿心
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
服天下至於四裔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
守伯羹之典用舉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
于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于萬里之外退若于家而
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字及甫爲河陽

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
及甫作堂以特公而請銘于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嵩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纈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
四方其訓之

太師堂舊志云在舊孟州治宋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居
洛陽子及甫適知河陽迎養因作堂以居刻父之詩于
石范祖禹作記今并無存

禮賢館舊志云在孟州治後圃宋呂公著守河陽時司
馬光范鎮往謁公著館之故名今并無存

宋司馬光續作禮賢館七言律詩一首

蓮飛鮑紫十餘年並蔭華榭出偶然郭隗金臺雖見
禮華散龍尾豈能賢浮雲世味閒尤薄寒柏交情老
更堅明日河梁卽分首人生樂事信難全

蛙樂軒在下孟州今并無存

宋司馬光和安之題令于於河陽官舍作蛙樂軒詩
五言律詩一首

鼓吹娛俗耳蛙鳴愜雅懷最宜涼雨歇更與晚風偕
驥子方長驚雪鬻偶未諧功名當努力留此遺吾儕
鎖水閣在縣城東五里海頭村明崇禎間邑令李希揆
建後圯于河

宋司馬光繼作禮賢館七言律詩一首

蓬飛匏繫十餘年並蔭華榭出偶然郭隗金臺雖見
禮華歆龍尾豈能賢浮雲世味閒尤薄寒柏交情老
更堅明日河梁卽分首人生樂事信難全

蛙樂軒在下孟州今并無存

宋司馬光和安之題令于於河陽官舍作蛙樂軒詩
五言律詩一首

鼓吹娛俗耳蛙鳴懼雅懷最宜涼雨歇更與晚風偕
驥子方長驚雪鬻偶未諧功名當努力留此遺吾儕
鑽水閣在縣城東五里海頭村明崇禎間邑令李希揆
建後圯于河

按是閼四十年前尚存故老云閼凡三層高五丈甚
雄偉其氣勢足與金山相壓并傳李公精青烏家言
云縣城紫金石峙虎煞居勝左隅青龍遜強處弱且
大河東注溟水遄奔關鍵無力地氣不聚見之人才
遂于東南五里建閣高逼霄漢帶河襟溟勢若環鎖
龍昂其首虎息厥喙迫落成置酒李公云是後人士
必多崛起且計日當有入翰林者後皆如言惜圯于
河然今河勢南徙故地復見居人尚識其處焉

又按舊志所載古蹟誤處已於前按語內稍稍辨正
此外如謂白司馬坂爲今白坡并載張廷珪諫白司
馬坂營大像二表不知河南岸別有一白坡在白司

原书缺页201-末